

五洲  
三  
十年  
戰  
史  
癸酉

作  
新  
社  
藏  
版

五洲三十年戰史  
癸酉

作新社藏版

古之兵家有言以戰止戰之未有能  
止者也天下無時不戰也不戰則氣  
弛不戰則機停不戰則生人之理  
盡故戰者所以鼓舞一世之人成  
之敗之滅之生之而不能已者也

以德戰者昌以力戰者亡以謀戰  
者強湯武之征誅戰以德也言嬴項  
之暴興戰以力也五霸七國之互  
相雄長戰以謀也惜乎中國幾  
千百年之戰場僅區一九州而未

足以極戰之大觀也我乃觀於近  
世之天下五洲交通羣雄角立古  
今大戰之奇局哉興學則戰以  
學傳教則戰以教通商則戰以  
商勸工則戰以工金鼓行陣之戰

有形也而攘利侵權之戰為多  
形割據併吞之戰有定也而公  
法條約之戰為無定一國有事他  
國羣起而謀之兩國相爭各國互  
約而制之當局固戰旁觀亦戰破

壞固戰和平六戰之術日益新  
戰之禍日益烈而我中國且為眾  
矢之所集矣鄙人間居踟躕一室  
而此心忤々若有千奇萬變之與  
我相角者乃起而徬徨四顧始識

此身如在危舟狂飆呼空驚濤  
震撼既以自危且為同舟者警  
又不識操舟者之有以濟其危否  
夫處危而不知則安知其危而求  
安則戰既安而防其危則戰愈厲



獨奈何我國人之自以為安而伺  
隙乘弊者且競露於危以相迫也  
爰取萬國最近戰事蒐輯刪  
改稍三條貫之起同治癸酉訖  
光緒壬寅名曰五洲三十年戰史

固知繁蕪缺漏未免貽識者羞  
而於近今時勢之變遷與各國  
廢興存亡之故頗有以見其本末  
四郊多壘大陸將沈鐘磬鼓鼙  
之聲發人思想者何限天下大

亂則大才生風雲雷雨倘亦有神  
物起乎我國人士毋寢震酣嬉  
於萬國戰場之中而不知警也  
光緒二十有八年壬寅秋九月  
蒲圻賀良樸自序

天地一戰場也古今一戰局也廿四  
史一戰書也含戰而言史皆所  
謂取其糟粕而遺其精神者  
也治西史亦然公法也國憲也商  
務也軍政也學術也皆戰事之

所以相推相激相乘相除組織而  
成之發皇而大之者也十字軍興  
而希臘文明之化廣拿破命兵  
起而歐洲強霸之運新近紀以  
來列強環峙智吞勇角戰事

蓋蓋迫矣然而政備法立月異而  
歲不同弱者進於強者進於尤  
強互相濟厲駸然大用之象焉  
其故可思也西人知之故上之所教  
下之所學皆夢寐乎鋒鏑而

歌舞乎鼓鏡凡五洲萬國強弱消  
長之迹下至婦孺皆能道之一方  
有難一國爭約則不憚合全球  
之力撥之議之繪之布之策紛於  
途報闕於市昭然若數家計然

夫豈好事哉。汝知夫大地之所以  
為又遼國家之所以安危內政外  
交之所以張弛皆消息於斯而  
有不敢忽焉者也。姑就華事徵  
之。如中東之役、拳匪之亂、魯滿洲之



據西人士咸有述焉而吾國士大夫  
乃問之而不能知之而不能盡  
者十蓋五六也若夫綜五洲之大  
勢極列強之變狀迄今數十年來  
其戰事什伯乎此者則更不可得

而言也嗟夫以中國之大文人學  
士之多譯書之廣且久未能談  
兵事者其難猶復如此顧乃高語  
時務縱攷五洲約章有纂憲法  
有志商務有攷軍制有編學界

有說譬言之畫工寫真肖則肖矣其  
以精神不存何醜芝賀君夏之  
於孟約五洲之史而專求之於戰  
取戰之在近三十年者年經月緯勒  
為成書事例詳贍終始可觀為卷

計三十有二既成以示宗濂曰非敢  
云史也宗濂曰不然世界者人與人  
相續而成焉者也其事已續陳迹  
何裨所貴乎史者揭古人之精神  
餉之後人而資其感觸者也二十年

來中國之史汗牛充棟曾無毫髮  
得失足以驚心動魄者國於天地  
其立以爭含爭之之精神而泛求  
之事實雖多亦奚以為方今五洲  
爭食大矣惜乎當吾國史學相承

藝敵之時曾不知揭焉以出而所謂  
中東戰紀諸書其編自外人者又  
多事各一篇不詳不貫然而海內  
志士得稍休息受完時勢瞭然  
物覓天擇之公理汲焉國所以自

存則猶自諸書始也况乎計三十年  
之道綜彙國之大務其盛衰成敗  
之故網羅而著載之者乎公法也  
國憲也軍政也商務也學術也  
得是編可以進語通史矣

光緒壬寅秋九月嘉定吳宗濂



國於大地之上當列強角逐之際  
不競爭則不足自存不尚武則  
不能自立故累敗而終振必戰  
力之積弱而能強亦戰力之此  
豈不以人哉惟人道不終定邪乃

常有百家傑生其間騰蹕以起  
應天下之望而其氣放乎勝一  
非律賓可以拒美一杜蘭斯哇  
可以抗英吾何畏彼哉有力者  
亦若是此人道之所以立而合群

所以為戰勝之左券也夫立國  
有本每視乎國民之戰鬥力以  
為強弱而戰法恆本於政內  
政不修則無由戰勝於強鄰  
君子為有言禮樂慈愛皆戰

可當申祿時則以法刑詳義禮  
信為乾之器士會亦曰法刑政事  
忠禮不易不可敵也是知乾必  
有道而濟能出於戰矣楚之壯  
王之兩朝也日討軍實而申儆

國人曹山荆之對魯之壯公必曰忠  
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先自治俟民  
知扞衛國家之義務人。有雪  
恥求勝之志則無亡無。而將何  
以戰死乃者且復方艱五洲無

國不流兵示無時不備死揚其  
鷹目涎其席口擴張軍備方  
精進而無已蓋治其民以強其  
兵者常合於古軍志之遺訓  
往。冒險轉戰叱咤風雲倏忽

而徧於全球橫屬無前非侶也  
也吾友賀君廣之傷敵國外患  
之紛紛感歐美風潮之震盪登  
於人以求諸已知武備實先務之  
急爰編譯近三十年五洲戰事

合為一書其原世也後其紀事  
也詳蓋此異章軍國民主義  
之發自後全國皆振奮其精神  
禦侮同仇者相忘於生死而中  
國乃可以強立於中國者固中



國人之中國也果能以國事力已  
事以國恥力已恥獻立之氣塞  
乎天地合羣之義耀乎日星  
彼族雖盛另其無愆矣能與  
愆則無所謂家無所謂官矣

所弱無所強以憂國之心合  
海內之力審衆之歡愛茲憤力  
雄又烏在不百戰而百勝也俾士  
卒日天下可恃者非公法堆赤血  
身黑鐵身賀君之用意甚盡

在知彼知己求所恃於古法之外  
以耿、忠、義、百折不回之志氣激  
厲我國民庶幾萬眾一心且哀  
且痛且憤日誦求所以相攻相守  
之道扶國家之危於累卵而不

思自即於淪胥知恥必勇於謀  
而於他日當有於二十世紀中  
驚動昌一洗舊日之恥者誤請  
持是編以俟之

光緒壬寅八月湘鄉張通謨

# 五洲三十年戰史

蒲圻賀良樸履之纂著

## 凡例

一羣雄角立。武備爲先。強弱興亡。胥出於戰。是書專紀萬國兵爭之事。凡交涉盟會條約文告奏議之有關於兵事者。亦互見焉。

一三十年爲一世。近三十年。世變日深。中國之危。不可終日。俄羅斯尤爲切膚之痛。故是書始於俄人之侵回部。而終於俄人之據滿州。

一近三十年。自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起。至一千九百二年止。在中曆爲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二十八年。中曆有閏月及月建大小之不齊。與西曆不能混一。比編中西曆並存。而卷次則悉準中曆。起正月朔。訖十

二月晦。

一 環球萬國自有專史。然其言兵。亦各紀一國之事。如 皇朝平定某某方略之類。即近世所傳。如普法戰紀中東戰紀等書。所紀亦不過兩國戰爭。從未有通萬國之兵事。萃於一編者。是書竊願創始。衷爲大觀。

一 是書有編輯。有繙譯。編輯者。蒐采近年新出時務書約三十餘種。互證參觀。以求徵信。繙譯則雜取三十年來之東西各報。逐日譯出。擇其尤要。以補編輯之不足。其傳聞失實者。概行刪除。

一 編輯繙譯既合爲一事。其文法亦宜歸一律。是編所采之書。及所譯之報。不下六十種。體例分岐。文法互異。茲特一一校正。其簡要詳明者仍之。反是者討論而修飾之。不尙潤色。所以存其真也。

一各國地名人名譯本既多。譯音各異。最易淆閱者之目。是書詳細考訂。使出於一。庶不至一地訛爲數地。一人訛爲數人。至權度輕重長短之不同。各國異稱。此則悉仍其舊。不更易也。

一書輯譯雖多。然以五洲之大。萬國之繁。此三十年兵事。恐未必概無遺漏。然大綱已具。於是廣譯詳編。有志未逮。識者諒之。

五洲三十年戰史編年目錄

癸酉

同治十二年三月初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初一日

甲戌

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至七十五年至十一月十

九日

乙亥

光緒元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七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丙子

光緒二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至七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丁丑

光緒三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十三日至七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戊寅

光緒四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二月初二日至七十九年正月初一日

己卯

光緒五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正月初二日至八十年二月初四日

庚辰

光緒六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年二月初五日至八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辛巳

光緒七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至八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壬午

光緒八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至八十二年二月初四日

癸未

光緒九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二月初五日至八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甲申

光緒十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至八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乙酉

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至八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丙戌

光緒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二月初七日 至八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丁亥

光緒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至八十八年二月十一日

戊子

光緒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至八十九年正月三十日

己丑

光緒十五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二月初一日至八百九十年正月二十日

庚寅

光緒十六年正月初二日至十二月二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年正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一年二月初八日

辛卯

光緒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二月初九日至九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壬辰

光緒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正月三十日至九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癸巳

光緒十九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九十四年二月初五日

甲午

光緒二十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二月初六日至九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乙未

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至九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丙申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二月十二日至九十七年正月三十日

丁酉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二月初二日至九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戊戌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

己亥

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

庚子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

辛丑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曆



壬寅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西曆

五洲三十年戰史編年目錄終



# 五洲三十年戰史

蒲圻賀良樸履之



大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

喀什噶爾通  
俄

中亞細亞之南境。地屬天山。其附近諸回邦。次第請屬於俄。惟中國叛回喀什噶爾及基發國。阻險自固。喀什噶爾處天山之東。酋長和碩伯克屢欲與英人訂約。英人皆辭之。遂與俄人訂約。通商。營孔道於山之陽。以捷來往。基發在天山之西。居民向宗回教。國王懼見并於俄。必令改宗耶蘇教。迺號令於國。并力拒俄。俄人以兵伐之。

俄侵基發

古巴叛日斯  
巴

日斯巴尼亞屬島古巴叛民。擊敗日軍。傷亡甚衆。

湯高祿叛日  
斯巴

日斯巴尼亞女主依薩伯拉既遜位。王族湯高祿以國人不迎立己。而迎立意大里王之子。遂舉兵反。布其黨爲各路鎮將。分擾日之北境。毀其火輪車路。日王以摩依阿呢士爲帥。率官軍追剿。敗績。

土耳其北屬塞爾斐亞王講武事。討軍實。廣製造而勤訓練。意欲侵土。土人亦嚴飭邊防以備之。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奉阿勒分所爲統兵大帥。阿勒分所者。湯高祿之弟也。年二十有三。頗有雄畧。人望歸之。中國甘肅西甯地方地勢遼濶。向爲回番窟穴。山嶺複沓。西北徑通關外。西南均接青海西藏。四十餘年等於絕域。聲教久已不行。中國欽差大臣左宗棠遣道員劉錦棠破賊解圍。後回衆震於兵威。均各歎附。惟土客各回多疑善詐。自不知所犯不

劉錦棠破大  
通叛回

赦。恐併遭誅戮。其歸者復多方煽惑。暗肆阻撓。大通縣地居邊徼。未覩軍威。向陽堡逆目馬進祿。下亂泉逆目韓起壽。即半角頭。本屬叛員。馬桂源。馬本源之腹心。大通營都司馬壽。尤爲狡黠。劉錦棠先飭總兵湖胡萬亨。赴大通。督收回衆所繳賑糧。本形踴躍。馬桂源由巴燕戎格。遣人暗勾馬壽等。糾黨戕害。領賑難民數十人。撫回催偉畢大才。禹中海等。願勦賊自效。劉錦棠派總兵譚慎典。率數十騎。督同前進。遇賊於距通十里之姑姑家莊。敗之。斃賊數十名。撫回各隊。均有傷亡。劉錦棠布置郡防。率隊繼進。悍賊千餘。撲崔偉等營盤。崔偉等率馬隊擊走之。追殺十餘里。斃賊八九十名。生擒四十餘名。奪獲戰馬二十六匹。槍矛百餘件。訊出叛弁馬壽之姪賊目馬良才。斬之。劉錦棠進兵攻向陽堡。提督吳隆海等由左路進。提

割錦棠攻克  
向陽堡

督熊隆名陳啓明繼之。提督余虎恩。遊擊童福祥。由右路進。親率提督席大成進中路。譚慎典率崔偉各隊。排列河西。前西甯鎮總兵黃武賢。亦飭遊擊黃金福率師來會。分道猛進。出巢之賊約二千餘。分東西南三面。正修砌炮臺。見官軍至。拌死抗拒。官軍槍砲齊轟。繼以刀矛。立斃悍賊數十。賊始敗縮堡中。憑堡放槍擲石。官軍於砲石中冒險。肉薄而登。傷亡不少。吳隆海等憤甚。麾軍燬其堡門。奮躍而入。各軍亦攀堞齊登。立將巷戰之賊千餘。悉駢斬之。賊之奪東牆出竄者。約尙三四百人。熊隆名等率馬隊及郭麟寺練總陳海馬隊。追殺淨盡。堡中賊均遁入二小堡。登樓上屋。擲石放槍。仍圖抗拒。吳隆海董福祥立破其一堡。尙餘一堡。正派隊圍攻。聞砲樓屋頂之賊。呼號乞命。稱爲賊目所脅。請官軍緩攻。願盡縛賊目以獻。

馬進祿韓起  
壽伏誅

問其姓名。則馬壽馬進祿韓起壽及河西著名匪徒。悉在其中。官軍當令縛獻首從四十餘人。提馬進祿韓起壽陣前磔死。餘逆概予駢誅。惟留叛弁馬壽拘守未誅。飭令飛告縣城各回。勒限出城。并綱獻爲逆者。始免勦洗。其撫回馬福壽。又於賊衆中。指認與馬桂源兄弟。暗相勾結之逆回三十餘人。悉訊明斬決。餘衆千餘。概行釋免。奪獲騾馬五六百匹。又子槍二百餘枝。刀矛無算。糧料約二十餘萬斤。軍威不震。各處回衆聞風畏懼。槍籟哀鳴。願繳馬械。獻匪人。求免勦洗。

左宗棠討叛  
回馬桂源

中國欽差大臣左宗棠。討叛回馬桂源兄弟於巴燕戎格。飭總理營務處前山西按察使陳湜。河州鎮沈玉遂。率河州太子寺三甲集各營隊伍。由河州前進。令撫回軍功馬占鰲等。各率所部爲之前驅。并撤提督劉明燈。

英美訂約

總兵敖天印。分扼米拉溝各要隘。以杜竄越。

英美兩國。議訂阿拉巴麻船款條約三則。附諸萬國公法之後。一。兩國戰爭。局外諸國。不得聽商民潛售船隻軍械。接濟鄰軍。亦不得任他國商船。潛購軍火。接濟兵爭之國。如違扣留船隻。不准出口。一。兩國戰爭。局外諸國。不得在其隣近海岸寄泊商般。恐其接濟軍火。暗與出力。一。兩國戰爭。局外諸國。亦應嚴查所屬各海口。有無奸商漁利。違法通市。以重公法。二。英廷遣使臣佛里兒。往諭桑西巴示國王。立禁賣黑奴之約。桑王不從。英廷遂調派兵船。堵其海口以絕之。桑王懼。遵議立約。

英禁桑西巴  
賣黑奴

美人之商於古巴島者。販運貨物往來。輒爲日斯巴尼亞官軍所掠。美人郵書讓之。責其賠償。美日於是失歡。

基發敗俄

俄人用兵於基發。以馬軍三百。步卒千人。礮六尊。往畧基那。途遇伏兵。以馬隊四出圍之。俄軍奮戰失利。斃馬百餘。士卒傷亡甚衆。基發盡奪其後隊輜重。得駱駝百餘匹。俄師北還。

俄師既爲基發所敗。遂傳電報於俄京。時加又可以病假家居。俄皇率羣臣就其第。以軍事諮之。加又可言於衆曰。基發不守公法。戕害我商民。不獲已。興問罪之師。非利其土地而好爲黷武也。師出有名。何患不克。雖經小挫。勝負亦兵家之常耳。此行祇正其罪。不必據其寸土。以貽貪地之譏。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庶幾不軌於正乎。衆依違不一。從者九員。不從者三十餘員。

俄人遴撥三軍。復攻基發。一由喀喇土那富資克師出師。兵四千。砲二十

俄復大舉攻  
基發



尊一由苛倫不爾厄出師。兵二千。砲十尊。一由塔什千出師。兵三千。砲十尊。均繞布哈爾之後。而薄基疆。定西三月內啓行。以考甫曼爲帥。而以皇姪三員爲之副。比諸監軍。

古巴島民叛於日斯巴尼亞者四年。屢經剿捕。卒不能平。島民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十月初十日舉事。即爲開國之期。屆期。舉國相慶。舛旂致賀。美人之商於島中者。亦樹旗幟爲賀。視爲日之敵國。日軍進剿。復敗績。

俄據赫撒兒

中國經西四十九度。緯北三十八度。有赫撒兒城。向屬於阿富汗士坦。俄人潛令回部酋長西爾達爾押不都勒喇們以兵據之。拓爲屬疆。

波斯獻地於俄

波斯國獻地於俄。俄人以兵據阿斯得辣巴特城而守之。其地爲邊推力克河所屬之最大者。

中亞細亞烏里雅蘇台屬山賊竊發。竄踞科布多城。殺害居民二百餘。郡之戍卒千五百人。退保內城。俄人之商於其地者。悉避亂於蘇厄克。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以步卒二千。馬軍六十。竄擾日之邊鄙。招集流亡。附者日衆。東擊西竄。過者爲墟。日軍復屢爲所敗。

牡獨克叛美

俄人進攻基發。復增步兵馬隊五萬餘衆。爲後軍以濟之。美西比屬境奧里根邦。有牡獨克族類。爲其地土著。美人稱爲紅人。散處深山密林之間。居恒以游獵爲生。偶有所得。即與美人以貨易貨。相安已久。近忽糾衆下山。劫掠民居。殺傷有差。美官以百人捕之。爲其所敗。嗣是日益猖獗。大肆擄掠。

埃及侵阿比西尼亞

歐洲各國。以埃及潛侵阿比西尼亞之師。爲無故稱兵。不遵公法。隨經照

會埃及。令其旋師。埃及王復曰。敝邑褊小。軍實未充。安能悉索敝賦。而興無名之師。此行也。以薩某威理俾克兒。往探地方形勢。聊資保衛耳。非利其土地而遽啓兵端也。公法具在。謹當奉以周旋。幸請釋疑。未敢重爲大國憂。

日斯巴敗湯高祿

日斯巴尼亞官軍。與湯高祿餘黨。戰於阿雅城。敗之。斃其黨二百人。生擒者二百人。奪獲洋槍一千一百枝。捷書至都。舉國相慶。時日王太子生。因命名曰魯夷阿瑪得亞非兒。難度。日議員以湯高祿餘黨。東擾西竄。猝未能平。民不聊生。國無安土。因詢剿擊之法於相國左里拉。左相曰。叛黨烏合成羣。不義不暱。東蕩西逃。現已添派官軍。分路追剿。軍聲大振。賊氣日餒。捷書之至。可計日而待也。諸君幸無惴惴焉。

美議古巴島事

美下院議員。以古巴島應辦事宜。釐爲條款四則。請定於衆。畧云。古巴島叛於日斯巴尼亞者有年。官軍迭次進攻。兵連禍結。其有別國之商。於是島者。固不與叛民爲黨。而兵凶戰危。深虞玉石俱焚。應咨請首領郵商各國。思所以保衛之。古巴島向販黑人爲奴。牛馬其人。毒苦不堪言狀。應咨請首領會同別國。妥議定章。永禁販賣。仍將黑奴提放。否則爲僱工。古巴島與日斯巴尼亞兵爭以來。殺戮過甚。不遵公法。應咨請首領會同別國。知照島長。令按公法行軍。古巴島叛於日斯巴尼亞。歷有年所。老師糜餉。黷武窮兵。民不聊生。國無安土。應咨請首領會同別國。秉公和解。以息兵端。

美人以奧里根邦牡獨克土人拒捕一案。增兵進剿。戰於喀勒科陀亞。復

爲所敗。失其磯七尊。

葡屬羅安度  
亂事

南亞非利加屬於葡萄牙之羅安度地方土人。糾衆倡亂。葡人之寓於境者與戰。殺傷有差。

俄師進薄基疆。復遴撥精兵七千。分爲兩隊。以繼大軍之後。

波蘭三部亂  
事

俄奧分界之地。有名烏克蘭者。有名華勒希呢亞者。有名頗多黎亞者。三部皆波蘭舊壤。其居民糾黨作亂。俄軍追勦。敗績。波蘭俗喜戰爭。雖俄布奧三分其地。而兇悍如故。故三國近有戰事。多由波瀾啓衅。

波斯土耳其  
分界

英人劃阿富汗爲界。以限俄師。恐其畧定基發。開拓新疆。進逼印度也。波斯國與土耳其接壤。其疆界久未劃定。英俄兩國遣使會議。爲之分界。以免紛爭。仍聲明英俄兩國。不得爭據波斯尺土。著爲定章。

布喀喇附俄

俄人於回部所屬之些押夫珊瑚河。別開支港。引水灌田。以資種植。河據布喀喇國之上游。若俄人於上流。絕其水源。則舉國皆缺水。布喀喇於是亦請屬於俄。

日斯巴王遜位

日斯巴尼亞王。意大利世子也。初日王薨。嗣子幼弱。廢后依薩伯拉居攝。才識明敏。而宮範不修。大臣逐之。而議迎立德世子。爲法廢皇所擾。遂相率迎立今王。踐祚二年。尙無失德。日之臣民。以王非本國人也。咸懷疑貳。境內叛民四起。在廷各樹黨援。權奸專擅。寇盜充斥。王孤立無助。憤然欲謀遜位。商諸后。后深然之。復馳告意王。亦深然之。遂於西二月十一日。下遜位之旨於議院。畧曰。不穀不德。無遠謀。亦無盛名。而舉國臣民。咸懷推戴。踐祚而後。日以勤政愛民爲念。不敢自暇自逸。乃叛逆讜起。黨錮蔓延。

謀國是者。政多出門。事疆場者。疲於奔命。夫背我叛我者。猶是他國莠民。尙可惕之以威。綏之以德。今則相屬爲亂者。固昔日咸懷推戴之臣若民也。儼然居臣民之上。而僅同一黨之魁。安能鬱鬱居此乎。讓不取居。宜擇有德。

日  
斯  
巴  
議  
更  
民

日斯巴尼亞以議更民政之舉。告諸瑞士。瑞士人深然之。並語其使臣曰。大國內亂未平。非一日矣。今既改主民政。咸與維新。內安外攘。與民更化。請自此始。

日斯巴尼亞以喀士持拉兒爲外部尙書。函告派駐各國使臣。畧曰。我國世及相傳。歷有年所。固不宜頓改民政。大事更張。然有不得已於改圖者。請爲更僕數之。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女主依薩伯拉遜國。故太子阿耳分

所幼弱。而莽旁希也。湯高祿兩公。均無治國之才。不得已。民政是宗。以待擇賢繼立。其時歐洲諸國。皆以爲然。第以國無主君。無所稟承。又非如比利時希臘荷蘭羅馬呢亞諸小國之可聽命於他人也。遂相率迎立今王。入繼大統。泊乎決計遜位。爲臣下者三諫不聽。又安能爲之強留。而故主之在外者。勢難迎之復辟。卽或擇賢主以膺神器。恐亦難洽衆心。籌之再三。乃俯順民情。而別宗民政。當國宰執。無不從同。境內人民。咸拭目而觀新政。側聞歐洲諸國。有以改民政爲非計者。尙其代爲播告。咸使聞知。俄人由威爾那干口。新營孔道。越天山而徑達喀什噶爾。其路沿河岸者三。越高嶺者二。一爲珠河。一爲克什坤河。一爲拿倫河。一爲布阿黑嶺。一爲珠環力克刺嶺。

俄通喀什噶爾



亞齊與荷蘭  
構釁

法屬阿非利加北境土著。多回部人。糾黨萬人。揭竿爲亂。法兵之戍其地者。僅七百人。爲其所困。其地名阿爾希耳。蘇門島之北。向爲荷蘭屬地。其附近鄰國曰亞齊。即中國所稱三佛齊者。舊與荷人訂立盟約。茲其王背約失歡。荷人之官其地者。帥師伐之。英人寓於新加坡者。潛以軍械售諸亞齊。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潛回日國。人未知其次於何地。其弟阿勒分所及其妻。爲餘黨奉以爲主。以衛士二百護之。日益招集流亡。附之者一萬三千餘衆。北鄙鄉民及天主教神甫多從之。

日斯巴尼亞各部曹。欲貸民欠一百兆辟薩他。招集義兵分五十隊。進剿湯高祿餘黨。

亞珊的侵英  
屬境

葡萄牙屬羅安度士民之亂。葡人之官其地者撫之。事平。

阿非利加之西畿內亞海岸。向爲英國屬地。其內地有黑人部落之亞珊的王。突領軍士一萬二千餘。闖入英屬境。大肆擄掠。過者爲墟。初荷人以亞珊的鄰境之阿勒彌納海口售於英。亞珊的王不悅。故有是變。

湯高祿告捷  
於教王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敗日官軍於依倫。電告捷於天主教王。教王悅。宣示於衆。郵書致賀。

日斯巴尼亞之南馬勒加郡。居民乘亂糾衆。奪留駐防官兵軍械。遂之出境。而自募義勇以守城。

日斯巴尼亞官軍。敗湯高祿餘黨於北部之旁勃路拿城。

日斯巴尼亞北鄙居民。屢爲湯高祿餘黨所擾。蹂躪不堪。官軍繼之。又復

荷蘭伐亞齊

目爲從賊。橫加擾索。奔走流離。死亡相繼。

亞齊國。與荷蘭構兵。荷人伐之。不克。初荷人有虎德曼者。以兵據亞齊。而仍置君以王其國。令爲附庸。一千六百有二年。其國王遣使朝於荷。嗣以浸至強盛。遂偕諸國次第叛於荷而自立。荷人以遠在荒服置之。數年前。英人以屬地之在蘇門島者。盡易諸荷。荷人始得專制。而諸國貌爲恭順。陰懷異圖。茲聞亞齊王整飭軍資。講求戰守之法。荷人遣使通問。亞齊王漫詞應之。故有是變。

法國教徒接濟湯高祿

法國山外天主教徒。有潛謀迎立尙伴爾公爲法王者。聞者側目。近復糾黨釀資。潛購軍械。接濟湯高祿餘黨。湯高祿餘黨。屯軍於法國分界之地。候迎湯高祿以資保衛。日斯巴尼亞官軍擊敗之。

日斯巴尼亞人。查悉法商有潛售軍械於湯高祿餘黨者。因請於法首領。嚴行示禁。從之。

葡萄牙增兵於日斯巴尼亞分界之地。以備邊。慮亂民之竄擾。官軍之蹂躪也。

丹馬國工會糾衆謀叛。事洩。擒繫訟獄。以其爲首者三人。按律科罪。

日本所屬蝦夷島。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俄人以兵據其半。請與日人分轄。以便通市。日人以力不敵俄。從之。俄人遂日益吞併。浸及於分界之南。日本遣使歷聘歐洲諸國。次於俄。俄皇欲以所屬古列羣島。與之易蝦夷分轄之地。日使婉辭卻之。

中國叛員馬本源等。久踞巴燕戎格。徧詣各軍求撫。仍持兩端。暗行勾結。

俄日分據蝦夷

徐占彪攻肅  
州叛回

迅速勦辦。欽差大臣左宗棠察知其僞。仍飭諸軍嚴防中國。添調大兵。進勦肅州。叛回。提督陶生林、金慶元、總兵戴宏勝等馬步五營抵肅。賊與金順接戰。提督徐占彪率隊援之。賊退入城。徐占彪連日於城西北添築六壘。扼賊出入要路。正月初八日黎明。北稍門出步賊二三千。馬賊五六百。撲官軍新築各壘。徐占彪以此路爲賊所必爭。飛飭各營三路并進。各壘亦開壁出。擊斃賊甚多。賊退踞城根。抵拒。并多匿溝中。遮蔽槍砲。徐鹿鳴裹創督戰。竟日之久。官軍愈逼愈緊。溝內匿賊潛遁入城。官軍追殺至北稍門收隊。初九日。東稍門出馬賊四五百騎。北稍門出步賊千餘。仍撲新築各壘。徐占彪率各營分路擊之。賊尙未退。忽南稍門出步賊七八百。衝至官軍濠邊。徐占彪飛調陶生林總兵齊懷松參將方友升等縱橫擊之。兩

徐占彪破紅  
廟子援賊

路賊均敗入城。計共斃賊百餘名。訊據賊供初八日之戰。高台老二僞元帥戈什頭目王連。萬長千長頭目十餘名。均被陣斬。初十日。賊衆八九百。復出北稍門。甫列東湖灘。即經官軍擊敗。退匿廢堡。徐占彪飭開後膛砲。擊斃甚多。

紅廟子叛回遣賊四千餘。進援肅州。帶叉子槍多杆。并運糧駱駝千餘隻。由北稍門偷入。徐占彪飛調武朝聘方友升等。馳往堵勦。正值援賊絡繹入城之際。官軍鼓銳截殺。陣斬數十名。生擒十八名。奪獲駱駝二百餘隻。訊據擒賊供稱馬四。上年派口外阿渾李得隆赴紅廟子求援。此股援賊。係紅廟子逆首妥鄉。約後隊阿渾裸萬材帶來。徐占彪以前在城西北添築之壘。距北稍門尙遠。且營數過單。乃察看北門河灘。忽見馬四於單家

徐占彪  
鄆州  
屢捷

屯莊。就廢堡連夜築成大方堡一座。牆垣堅厚。濠溝二道。外加木城二道。徐占彪以此堡不破。則北稍門之圍。猶有罅漏。因於正月十三夜。派金慶元戴宏勝等。環賊堡。偏築四壘。十四日黎明。北稍門出馬步賊三四千。分爲兩股。一伏近堡廢牆內。一撲戴宏勝營壘。徐占彪親率遊擊鄭光平。及陳春萬宋賢聲等。迎頭猛擊。令陶生林桂錫楨秦玉盛參將馮桂增等。分左右後三路抄之。金順派隊會勦。戴宏勝亦乘勢出戰。將兩股賊圍困一處。斃賊無算。賊敗退城下。徐占彪以槍砲轟擊。忽炮聲不震。正詫異間。瞥見賊殺婦女二人。倒豎陣前。似以妖術厭勝者。官軍槍進。奪而棄之。徐占彪連放二十餘砲。轟塌堡垣丈餘。堡賊竄出二三百。被官軍圍殺。逃脫無幾。餘賊仍踞堡死守。城上槍砲雨集。官軍攻至黃昏收隊。徐占彪知堡賊

膽落。是夜潛派各營環伏堡外。隨令施放開花後膛大砲。圍堡內人聲鼎沸。知斃賊已多。俄堡內竄出賊三四百。匿堡後濠溝。被伏堡後之官軍截擊。擒斬百餘名。徐占彪乘勝衝殺入堡。堡內殘賊鮮得脫者。天初明。城中鳴鐘發鼓。北稍門馬步賊六七百。與敗殘餘賊合股循濠而來。伏堡西官軍突起截之。伏堡右官軍亦躍出來攻。其追殺堡後竄賊之官軍。復從中路橫衝賊隊。斃賊多名。賊大潰。城中鐘鼓愈急。徐占彪知賊必出。大股猝命鏖戰。飛調各軍分五路進剿。部署甫定。北稍門果出馬步賊數千。圖奪附城新堡。并分股撲堡外。官軍城上槍砲助之。徐占彪令對賊騰聚之處。連開大砲。并向城頭轟擊。賊紛紛倒仆。時陶生林桂錫楨等。分東西馳至。徐占彪率隊從中路衝殺。金慶元等。由東湖灘橫截而出。金順軍馬步亦



至。賊應接不暇。秦玉盛等。又由北稍門截賊歸路。賊殊死鬪。官軍四面盪決。殲賊甚多。賊復由北稍門出馬步二千餘。循北河灘疾趁。直撲戴宏勝營壘。徐占彪飛飭各營張兩翼擊之。親自率隊衝鋒而前。至地勢平坦處。賊忽走匿廢堡廢牆內。徐占彪以前途無險可憑。察看賊情有異。勒兵勿進。潛派各營於東南一帶。分起設伏。少頃東稍門忽出馬步賊二千餘。衝撲藍明泰等營壘。頃刻間逼近長濠。各伏兵覘賊已深入。一齊突出。金順亦派隊會擊。賊敗竄回城。北稍門匿賊亦退。是夜三更。徐占彪令出賊不意。襲攻禮拜寺。每營挑壯士數十。令方友升馬隊。亦改步隊。與黃祖福等伏寺之北。陳春萬等伏寺之南。徐占彪自率隊伏寺之西。其東面距城僅數百步。五更後。調後膛砲對寺轟放。子落花開。寺賊惶懼。急起出寺拚鬪。

徐占彪攻克禮拜寺

東北兩面伏兵齊起。賊不知所措。躍入城濠竄匿。寺內餘賊欲逃無路。天將明。金順馬步亦至。徐占彪於寺西架立雲梯。督隊直上。又飭壯士趁寺東附城。一面斬關搶入寺內。立克禮拜寺。寺中賊無漏網者。提督黃虎臣以副營三哨駐之。黃昏時。賊復自北稍門出死黨千餘。循城濠而來。多携門板販車。城上又縋下皮襖數十束。似爲深夜奪寺計。徐占彪精選壯士百名。今各持攬牌。以避城上槍子。當先衝擊。賊將門板敗車。堆燒寺外牆門。官軍分兩路抄截。一面將火撲滅。副營亦由寺內殺出。斃賊百餘。餘賊敗回。

法兵拓地阿  
非利加

阿非利加北境阿爾希耳之亂。烏合之衆。數逾萬人。法卒之戍其他者。被  
困旬日。隨徑潰圍而出。與土民連戰皆捷。拓地千餘里。事聞。論功行賞有

差。

俄人基發之役。咨各國遣員隨軍觀戰。德皇以副將斯頓應之。餘悉婉辭不赴。

墨西哥紅人  
竄擾英屬

墨西哥國土著。向稱紅人。常糾衆竄入亨都拉斯之屬於英者。肆行劫掠。英人責償於墨西哥。墨首領語其衆曰。土人藐法擾鄰。固犯不韙。惟向無軍械可用。未敢大肆猖獗。今則英商之漁利者。潛售軍械於衆。無賴曾迭告英人請其嚴禁。而竟置之不問。則英人之被劫。實英商召之也。安能責償於我乎。嗣是英墨失歡。

湯高祿焚伯  
爾喀城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日肆猖獗。東擊西擾。所至成墟。日斯巴尼亞欲以民爲兵。半令登陣。半赴行陣。而民不從。湯高祿餘黨竄擾加達魯

尼亞之伯爾喀城。大肆擄掠。日斯巴尼亞官軍被擒者四百人。奪去來福槍一千桿。遂縱火焚其城而去。  
湯高祿餘黨。勾通巴士羅拿城土匪。約爲內應。尅期攻城。事泄。爲日斯巴尼亞官軍所敗。

劉錦棠攻克  
大通

中國道員劉錦棠。攻拔向陽堡。進規大通。察看一路堡寨林立。若節節攻取。必滯戎機。而懸軍深入。又恐後路多梗。乃留六營。擇要駐紮。一面整隊速進。入撫回治。復與馬福壽。由通城馳至。稟知城關回衆。約三千餘。惟叛弁馬壽之黨。千長馬長忠。韓喜文。王成宗。僞軍師袁滿拉等。及其死黨。仍誓死抗拒。餘皆畏懼兵威。并無固志。劉錦棠飭遊擊董福祥。留守向陽堡。親率各營。縛馬壽以行。甫抵城邊。踞城之賊。砲石紛下。劉錦棠麾軍環

攻。令治復興馬福壽繞城而呼。獻城迎降者免死。擒賊者重賞。忽見回衆數百。開西門奔出。羅拜馬前。劉錦棠整隊入城。逆賊曠衆下城巷戰。各營乘勢蹂騰而上。立克縣城。劉錦棠下令撫諭降。衆令導引官軍。覓擒賊目。當獲二百餘名。斬之。分飭各營分屯城關。查點城內漢民。據供向有二千餘人。逆弁馬壽自小峽敗歸。戕其丁壯。見僅留老弱婦女六百餘口。號哭之聲。慘不忍聞。劉錦棠遂提叛弁馬壽磔於市。漢民爭摘其心肝。啖之立盡。并擒其死黨馬長忠等一百八十餘名。駢戮之。河東西及近城莊堡各頭目。踵營納款。均請盡繳馬械。網獻匪黨。求免進勦。

馬壽正法

劉錦棠追白  
彥虎

中國叛回白彥虎聞官軍克復大通。自知罪孽重大。慮不爲官軍所容。雖亦僞詞乞撫。而責其呈繳馬械。則遷延支展。觀望不前。崔偉等陰告劉錦

治復與死節

棠預爲之備。劉錦黨時在大通。飛飭撫回治復興。率隊駐水硤一帶扼之。正月十四五等日。兩戰皆捷。十六日。深追遇伏。所部亡失甚多。治復興被賊生擒。不屈。死之。白彥虎旋率着屬黨羽。約二千餘。潰出。由永安南山草灘。一帶狂竄。

法首領陽矮士遜位

法首領陽矮士盡易諸部曹新易各員。則皆左列黨人。故右黨多憾之。且曰。首領當國以來。久欲改從民政。所以遲遲未發者。以償款未清。衆心未洽耳。今償款將次清釐。國章亟須安定。乃布其賞爲諸部。以遂私圖。無賴莠民。又從而附和之。竊恐治理未臻。亂萌已兆。且古喇兒西睦示。無罪見黜。又何以服衆心乎。首領聞之。臨議院告於衆曰。今之量移諸部。非去異己而樹私黨也。實以當事諸人。各懷成見。未能相與有成。乃公等既謗我

爲模稜。復疑我爲植黨。亦未即國家之要務。與不穀之苦衷。而思其艱耳。首領歸。遂飭諸部告休。而命刑曹下遜位之詔。法人遂公舉麥馬韓爲首領。

荷蘭與亞齊王構兵。增調軍士。尅期請戰。

英人有黨於湯高祿者。會衆釀資。助其軍餉。

法據越南南境

法國曾以兵據越南之南境。拓爲埠者六。而歲費浩繁。入不敷出。茲復欲得其全境。而先藉保衛爲名。其意實始於天主教徒。蓋越南前曾殺害教中人。故欲借公義以伸私怨也。

法謀并越南

法國欲得越南全境。而藉保衛爲名。因議條款六則。略云。一。越南舉國。均應歸法人保護。一。法國應設全權大臣一員。駐節越都。卽所稱交州府者。

奧人防俄

一。越都及其南境土瀾地方。均應以法卒戍之。其所需軍費。由越人撥給。  
一。法國應與越人訂立通商和約。一。越境東北名明都。卽俗所稱東京者。應割屬於法。一。法國遇有遣使訪察地方形勢。及調兵移營等經費。均應由越人撥給。

奧人防馬加

奧國兵曾議在邊境之隣於俄者。築城設戍以備邊。因請培拓克拉克城。復於北兒刺蔑士城附近地方。另建大寨。能屯戍卒數萬者。以成特角之勢。約經費三十五兆果而等。防俄也。復於國中斯剔里亞省之鄰於加馬者。曰僻套城。請建大寨。亦能容戍卒數萬者。約經費四十餘兆果而等。防馬加也。而邊境之界於德意志者不與焉。德皇之講信修睦。其見信於鄰國也如此。



俄敗吐谷蠻

俄師進薄基疆。行抵遏推力克河。猝與吐谷蠻馬軍相遇。敗之。奪其駱駝四百餘匹。

日斯巴尼亞北境輪路。爲湯高祿餘黨所毀。商旅之出其途者。遂絕往來。而稅收亦因之日絀。

日斯巴尼亞迫於內亂。外洋諸屬境。未能兼顧。而慮爲他人所奪。於是各處謠傳。德相畢士麻克。欲乘亂奪取小呂宋屬地。

荷蘭議官不悅其國之搆兵於亞齊也。因詢諸理藩院員。責其無端啓衅。輕敵玩兵。亞齊爲海濼荒陬。勝之不武。方今兵舶無多。苟或戰而不勝。則喪師辱國。貽笑友邦。是誰之咎歟。理藩院員默然無以對。

亞珊的王復帥師侵掠英屬境。其地距海寥遠。英舶之寄棹海濱者四艘。

亞珊的再侵英屬境

荷蘭攻敗亞齊

近衛商閩弗克遠。征強。遂致大肆擄掠。過者爲墟。土民據之。復爲所敗。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圍攻不依加達城。居民相率登陴。晝夜嚴守。隨分兵繞攻其後。大敗之。湯黨傷亡者三百餘人。

荷蘭與亞齊師戰於平原。水陸交攻。敗之。荷卒亡者九人。受傷者四十一人。武弁受傷者五員。而亞齊受傷者八十餘人。戰之明日。荷軍馬隊登岸。復與亞齊師大戰。攻其砲壘克之。

杜獨克刺斃美軍帥

美西北境土人杜獨克糾黨作亂。竄匿山間。美軍追剿。連戰皆捷。美廷憐其窮蹙。下令議撫。軍帥堪秘率輕騎三入其營。與酋長坐論。反覆勸導。猝爲所斃。餘衆帶傷逃歸。告諸首領。首領怒。增兵進剿。而厚卹故帥之家。德國增征酒稅。以嚴酒禁。坐是酒值日昂。所屬佛郎克佛爾居民爲變。糾

亞齊敗荷

黨圍攻酒家。大肆擄掠。官軍彈壓不服。銃斃十二人。傷者三十七人。荷蘭復與亞齊人戰。敗績。傷亡者五百人。軍帥可勒爾死之。隨以靈雨大作。荷師遂旋。

亞齊王既敗荷師。遂欲叛荷自立。而慮勢力不敵。因求助於意法兩國。意人法人皆辭之。荷人以英國無端易地於前。復潛售軍械於後。是知其梗化難治。而委諸荷。且助以軍資。而使拒荷也。遂相率歸咎於英。

左宗棠克復  
巴燕戎格城

中國叛員馬本源兄弟。竄踞巴燕戎格城。自知罪在不赦。意圖負隅。聞劉錦棠進勦大通。復剝股竄紮巴什城。冀襲後路。欽差大臣左宗棠。先檄飭提督劉明燈。總兵敖天印。扼屯險隘。賊衆懼不敢前。而陳湜沈玉遂已率河州各軍。於正月二十六日。抵大何家。偵知馬本源眷屬。均在巴城。因商

派提督張仲春陳廣發總兵楊芳桂等分起。夤夜疾趨。大何家赴巴城之路。一由循化。一由米拉三溝。兩路稍平而較遠。乃議取道番地。翻山直擣巴燕戎格廳城。攻其不備。連日大雪迷漫。各軍衝寒度險。二十九日抵端莊。距巴城二十里。回目馬永福等率衆迎降。詢知馬桂源兄弟。帶死黨數百騎。甫赴繫巴什城。正圖擊眷他竄。陳湜等立飭馬占鰲率馬如蛟馬德等急進。沈玉遂等督輕騎繼之。馳至巴城。叛衆業經四竄。餘黨正絡繹奔赴。官軍急分隊入城。一面躡追十餘里。及賊後隊。賊仍返旂抗拒。官軍奮威衝殺。斃悍賊七八十名。奪馬八十餘匹。截獲逆眷六口。及其姻黨十餘名。回衆爭繳馬械乞撫。叛逆馬桂源兄弟。見人心已離。惶懼益甚。陰遣死黨求救於軍功馬占鰲。馬占鰲飭其盡繳馬械。初四日齊赴城外東山乞

馬桂源兄弟  
伏誅

撫陳湜赴巴燕戎格廳。先提其死黨馬主麻海乙什馬肖箇麻箇子等三十餘犯斬之。下馬桂源馬本源馬楨源於獄。旋解赴省城正法。法前首領陽矮士既遜位。仍廁議院之班。位冠左列。入院視事。

俄兵船往來  
黑海

俄人以鐵甲兵船四艘。日教練於波羅的海。又常以兵船往來於黑海中。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法土三國相與訂約於法都。聲明黑海之中。不得駕駛兵船。今俄人背約。各國無有責之者。

美首領以牡獨克士酋我官。嚴飭官軍追勦。連戰皆捷。其酋長率餘黨竄匿山谷間。

美魯西安納部民以議保典郡官故。與土酋互相爭執。糾黨兇鬪。土酋敗竄。匿刑司衙署。美人縱火焚之。傷亡者二百餘。

危地馬拉亂事

中阿美利加之危地馬拉典郡官克魯刺。聚衆謀叛。官軍圍剿敗之。克魯刺遂爲其下所殺。初官軍之捕之也。慮兵力之不足以制勝。乞濟師於桑薩爾瓦多耳及亨都拉斯。兩國皆許之。遂平其亂。

俄軍進薄基疆。有由阿倫不克出師者。西三月三十日。會於恩壩河。四月十一日。悉衆啓行。時以天氣尙寒。途間餘雪未消。輜重不負於行。弁卒亦多患寒疾。遂駐師於途次以待諸軍。

俄敗吐谷蠻

俄前軍復於邊推力克河之北。與吐谷蠻馬軍相持。大敗之。

俄軍進薄基疆。有由塔什千出師者。合步兵十一隊。隊百四十人。馬兵七隊。隊百二十人。地道兵一隊。百四十人。步砲兵百二十八人。砲六尊。馬砲兵百二十五人。砲六尊。山行小砲四尊。火箭架六具。西三月十二日啓行。

會於布坎斯克山。復分作二軍。一由奇撒克進兵。一由克薩靈斯克進兵。其途經奇撒克者。以宿將哥可華陽受爲總帥。以猶子來涉吞伯克爲監軍。其途經克薩靈斯克者。以宿將哥羅爲總帥。以猶子匿可拉士爲監軍。復撥小輪般砲船各二艘。進屯鹹海。俟春融冰解。即駛赴阿母達牙河。以備水陸交攻。

俄師假道阿  
霸科爾

俄師既分兵於奇撒克。復以考甫曼將前軍。途次霸勤拉道爾。假道於阿霸科爾。其部長使如俄師犒軍。遂率師直前。軍聲大振。

俄軍由阿倫丕克出師者。合步兵九隊。隊百四十人。馬兵九隊。隊百人。地道兵一隊。百四十人。馬砲兵百二十五人。砲六尊。火箭架六具。二十磅開花彈田雞砲四尊。復派大砲數尊。運赴埃布奇兒河。以備行營砲壘之用。

荷蘭濟師伐  
亞齊

法人遂撥大兵船一艘。寄泊日斯巴尼亞。以備法商。以日內亂故也。

日斯巴尼亞北鄙居民。以流寇出沒無常。去而之法國者。六千餘衆。爲先期避亂計也。

荷蘭之敗於亞齊也。軍帥可勒爾死之。武弁陣亡者七員。受傷者二十五員。軍士陣亡者三十七人。受傷者三百八十三人。遂率其餘衆以歸。舉國皆以爲耻。其理藩院長方德普。復以濟師之謀。告於衆曰。我國用兵亞齊。非好黷武也。亞齊背約替盟。苟非惕以兵威。不足以寓懲創。今雖爲其所敗。勝負亦兵家之常。惟有繕甲兵。裹餼糧。以報怨雪耻。作士氣。以嚴刑重賞。勵兵心。冀收效於將來耳。衆默然。

按一千八百二十四年。英人以所屬蘇門答臘。易荷屬之麻勒呷。隨經



訂立合約。聲明荷人僅轄其地。不能別有所廢置。乃理藩員辦事不慎。激而成亞齊之變。糜餉勞師。荷人未爲得計也。

俄伐基發三軍

俄伐基發之三軍。以由塔什千進兵者爲最。兵強將勇。士氣無前。已於西四月二十九日。會於布坎斯克山。距阿母達牙河四百五十中里。此東路一軍也。其西路二軍。由阿侖不克進兵者。日行四十中里。前軍已抵恩壩河。距埃布奇兒湖一千二百餘中里。由查奇施喇爾進兵者。數與吐谷蠻馬軍相遇。連戰皆捷。距基都一千七百餘中里。

陳湜勦青科莊回

中國官軍克復巴燕戎格城。其地向分八工。均係撒拉回族。每工約戶口數千。其五工惟木胡隆一工。馬械較多。各莊均畏威呈繳。獨距城六十里之青科莊回族。雖自稱限期呈繳。暗中牽連藏匿。官軍屢催不應。山西集

司陳湜給其爲撒拉悍回。整旅前進。道員劉錦棠亦率隊來會。青科悍回空莊出拒。守隘放槍。官軍突前擒斬數名。賊始翻山而逸。遂進兵駐紮青科。次日。陳湜傳飭各工各莊回族。不准留青科一回。并聲言將青科田屋給各良回。諸回聞之。乃於三月初二日。歸莊投誠。當將著名回匪馬乙麻馬米力治主麻等五十六名。就莊駢戮。梟首以徇。卞勤十三莊內。惟三莊馴順。其十莊則隱匿槍械。各回目亦屢傳不到。總兵劉厚福往查。途中被伏賊暗槍。中傷。殞於陣前。并亡弁勇數名。河州鎮總兵沈玉遂。提督陳廣發。總兵鄧榮佳等。帶後路隊伍。專攻十莊。五日破其六莊。斬悍賊三百餘名。帶傷者不計其數。然每破一莊。賊拚死抗拒。官軍中槍傷亡者共數十人。馬占鰲所帶回勇。亦傷亡三千餘人。餘四莊遂哀懇求撫。卞勒東爲甘

沈玉遂勦卡  
勒叛回

都工自陣不敢助逆。卡勒甘都之河對岸。舊爲循化上四工。撒拉回族所居。上四工素懷反側。與下四工仇隙本深。至是暗煽卡勒甘都中匪回。并挾制良回。希圖蠢動。耀隊於卡勒工地。十六日。復分三路。圖犯官軍營壘。沈玉遂等飭各營列隊山頭。自率數十騎誘賊。飭後路各營偃旂潛伏山溝待之。賊果糾衆來撲。以官軍勢單。翻山湧進。忽伏兵揚旂突起。四面衝截。賊遂大敗。官兵追奔十餘里。立斃悍賊百餘名。餘回哀懇免勦。并將馬械繳盡。街子等工頭目亦乞先繳。槍刀矛各一千五百件。容俟縛獻配類。盡繳馬械。

基發王畏俄師之逼也。出所囚俄商於獄。護之歸國。而使請成於俄。俄商繞道出疆。與考甫曼所將前軍相左。且在獄時。慘罹荼毒。今復風塵况瘁。

基發求助阿  
霸科爾

法人不助亞  
齊

斃於路者數人。俄人深恨之。基王之縱俄酋以請成也。實英人教以緩俄師。基王以所事無成。復使求助於阿霸科爾。

亞齊王復求助於法。法首領峻拒之。且致書於駐荷使臣加布里阿克。使荷王先事圖之。

且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以附之者衆。分軍數隊。四出剽掠。其軍帥各不相能。兵心日變。屢爲官軍所敗。

湯高祿之弟阿勒分所。帥衆撲巴士羅拿城。

湯高祿之妻曰曼都烈特。流寓於瑞士。輒潛購軍械。接濟登卡洛斯餘黨。嗣爲巡捕緝獲。寓中起出野戰小砲及來福槍等。隨執其內侍長大美陀械送刑司。

荷蘭之師既爲亞齊所敗。退屯兵船。復以風色不順。移泊於所屬蘇門島。而請濟師於王。王撥武弁六十員。屬境土兵二千人助之。

英議員以阿非利加屬境亞珊的王構兵一事。查有英商潛運洋槍往售。暗資敵人。因議出示嚴禁。不准販運軍器出口。以防未然。從之。

亞珊的王帥師侵掠英屬境。土人以兵禦之。屢爲所敗。英水帥兵曹聞警。隨撥砲兵一隊。馳赴葡萄牙都會同停泊葡都之兵船往援。

按一千七百五十年。英人探得其地。欲拓爲埠。而亞人不服。兵敗而旋。八百二十四年。以兵略其地。復爲所敗。其統兵將死之。六十二年。復以兵略其地。亦爲所敗。傷亡者衆。及與荷人易地。知亞人之不易服也。改爲議撫。結以恩信。稍能相安。惟亞俗以掠賣黑人爲業。其屬於荷時。荷

亞珊的屢敗  
英兵

俄敗吐谷蠻

人不之禁。且買之以充練兵。而英人嚴禁之。失業者多。故有是變。

俄人進薄基疆。與吐谷蠻馬軍相持。敗之。斃其衆十二人。獲駱駝一千匹。基發王使請成於俄。而道適相左。聞俄師分兵大進。因以忠義激厲民心。半令登陣。半赴行陣。復分遣乞師於鄰國。以禦俄師。

日斯巴尼亞都城居民。潛通湯高祿餘黨。謀爲內應。事泄。捕其爲首者。詔獄。餘衆遂逃。

楊世俊追白  
彥虎

中國叛回白彥虎馬長順余老虎。并西甯蘇家堡二司務等。因畏罪不敢就撫。暗糾西甯西北兩川。及大通永安敗匪。合股北竄。至山丹屬之下四旂。中國總兵楊世俊即率馬步四營。并練勇百名。分爲三路。迅往掩襲。賊警見即遁。至東樂地方。楊世俊料其必由甘州北竄。乃取道石岡墩一帶。

直下甘州。以圖攔擊。詎賊已竄至甘城十餘里之梁家堡。提督楊占鼈、張慶雲各率隊馳往。正值逆回分股渡河。隊伍散亂。張慶雲率馬隊迎頭奮擊。楊占鼈率步隊隨後策應。賊倉猝不知所措。驚惶四散。官軍乘勢掩殺。斃賊十餘名。生擒一名。餘賊仍敗過河北而去。初更時楊世俊馳至。越日五鼓。官軍分三路前進。馬步賊五六百奔突而至。官軍槍砲環施。斃賊十餘名。賊遂敗走。楊世俊以前面必有巨股接應。因與各軍整隊逐之。白彥虎果憤前賊之敗。親率死黨前來拌鬪。勢甚兇猛。官軍聯爲方陣。四面分布。賊乘銳衝突。自辰至申。官軍屹立不動。俟賊勢稍懈。乃四面包抄而前。槍轟矛刺。賊敗而走。斃賊百數十名。生擒悍賊四名。賊盡西竄。官軍追之。賊衆三千餘。回頭死拒。官軍張左右翼擊之。仍不少退。楊世俊等揮軍陷

肅州叛回迎  
白彥虎

陣斃悍賊十餘名。賊始潰竄。斃賊百餘名。生擒十一名。

白彥虎等由撫彝竄往高台。焚燒槍掠。肅州叛回遣兵迎白彥虎。與之會合。踞鎮夷西山寺。中國提督徐占彪。慮後路運道梗塞。亦派提督陶生林等馳至。與白彥虎相持。肅城之賊。知徐占彪分隊遠出。營壘必虛。乘夜出賊四五百。圍攻官軍營壘。徐占彪先已分路設伏。賊至伏起。被圍之壘。亦開壁迎敵。前後夾攻。斃賊數十名。賊敗入城。

白彥虎攻毛  
目城

白彥虎竄擾毛目雙樹屯一帶民莊。連陷十餘堡。毛目爲高台縣丞分駐之所。白彥虎圖陷此城。安置眷屬圍攻甚急。架梯掘牆。蜂擁上撲。縣丞李彭把總楊春督率紳民固守。滾石槍砲下擊。斃賊約百餘名。并斃逆目一名。賊仍未退。陶生林等。與金順所派馬隊。及成祿留防高台馬隊。自肅

陶生林授毛  
目城



州馳至。出賊不意。斃悍賊百餘名。立解城圍。追賊至二十里外。又擊斃馬賊百餘。生擒逆目二名。小頭目二十餘名。

楊世俊陶生  
林金順合坂  
白彥虎

白彥虎竄金塔所屬之牛頭灣。總兵楊世俊取道斜出。伏隊三塘壩各要隘。賊騎千餘攻莊擄掠。官軍伏起猛擊。賊遽狂奔。官軍追擊十餘里。賊復糾合大股。回拒官軍。楊世俊陶生林金順各軍。先後會合。三面攻勦。復斃賊百餘名。白彥虎右膀已被砲子中傷。連日竄距肅城四十里之野麻灣。白彥虎全股携帶眷屬。竄距肅城三十里之塔爾灣廢堡。城賊開前經堵築之太南門。出賊二千餘。直撲官軍長濠。徐占彪率隊攻擊。商調各軍。憑濠抵禦。施放洋槍。并放後膛砲四十餘響。斃賊甚多。賊惶亂不能成列。正攻擊間。白彥虎馬步三四千。分五股由塔爾灣抄來。徐占彪調陶生林等。

白彥庚踏塔  
爾灣

徐占彪擊敗  
白彥虎

徐占彪破塔  
爾灣

由西抄擊。楊世俊及提督金慶元等。由東北抄擊。徐占彪親督六隊。由中路衝擊。賊殊死戰。金順亦督隊前來會勦。鏖戰三時。賊全股敗潰。共殲賊四百餘名。肅城之賊。見白彥虎大敗。始鼠竄入城。

提督徐占彪進攻肅州。分派各營嚴守長濠。防城賊出竄。自率馬步分三路。別由小路銜枚疾進。直搗白彥虎巢穴。行至距塔爾灣三四里。探報賊衆二三千人。已由大路赴援肅城矣。徐占彪飭各路取齊速進。天明抵塔爾灣。賊始驚覺。狂呼亂竄。老幼婦女。伏地號哭。人聲鼎沸。徐占彪令母殺賊眷。見強壯者則砍之。立破其堡。賊向南山狂竄。官軍躡追十餘里。共斃賊四五百名。生擒二百餘名。奪騾馬七八百匹。是時白彥虎已抵肅州城南。南門內亦出賊千餘。夾攻長濠。各營分途迎敵。白彥虎屢卻屢前。正相

王子龍李登  
第死節

持間。忽聞官軍已破塔爾灣。急奔回。總兵王子龍提督李登第等。遽策馬衝入賊隊。各手刃數賊。中槍殞命。徐占彪飭各營整隊繼進。陣斬賊二百餘名。適金順飭所部馬步馳來會勦。賊紛紛潰竄。官軍回營。見城賊未退。復乘勝越濠痛剿。賊始敗退。

白彥虎逃竄

白彥虎分股由南山竄入文殊山。官軍追之。生擒二十餘名。收回婦女百餘名。賊出步隊五六百。列堡外拒戰。官軍先搜其伏。伏賊先敗。官軍勇氣百倍。所向披靡。飢疲之衆。有竄南山者。有竄關外大墾灘黑山峽等處者。官軍出關追勦二十餘里。斃賊百餘名。生擒十餘名。

中國叛回西甯蘇家堡二司務馬步六七百人。來援肅州。衝撲官軍長濠。官軍扼濠堵之。賊下馬越濠。官軍前後夾擊。奪賊馬三百餘匹。擒斬二百

蘇家堡叛回  
援肅

餘名。餘賊由東湖灘橫逸。衝至金順所部各營濠邊。復經金順殲斃百餘名。三月十六日三更。城賊千餘。頭裹白巾。出撲東湖官軍長濠。并攻營卡。徐占彪由北而南。楊世俊由南而北。截之。時賊已有數百名突過長濠。遇官軍包抄夾擊。陣斬白巾悍賊數十名。槍砲轟斃尤多。生擒十餘名。餘賊仍滾溝縮入城中。

陝回出關

中國陝甘大股賊匪萬餘。悉竄出關。自惠回堡至赤金。連營十里。擾及白揚河屯莊。

肅州回攻禮拜寺

中國肅州叛回以禮拜寺。係由塔爾灣出嘉谷關大路。既爲官軍奪據。竄路愈窮。冀奪回禮拜寺。出悍賊八九百。頭裹白巾。循城濠呼躍而來。南稍門復出賊二千餘。繼之圍攻禮拜寺。提督徐占彪率隊憑濠迎擊。黃虎臣

徐占彪攻賊  
肅州回

據寺牆以洋砲劈山砲轟擊。斃悍賊十餘名。賊退伏濠內。相持兩晝夜。三月二十二日二更。徐占彪商派各營。潛師夜起。金順亦督軍會勦。均袒左臂。分路齊進。將近賊前。賊始驚覺。昏黑中不辨官軍多少。鏖戰良久。賊死傷狼藉。敗退踞城根廢牆內。賊開地道四處。已被官軍掘濠截斷。賊於西南添築砲台。施放叉子槍。斷禮拜寺出入之路。徐占彪餘開後膛砲轟擊。砲台立即掀倒。台上賊盡斃。賊乘夜來犯。官軍併力抵禦。斃賊數十名。又移後膛砲向賊叢連放四十餘砲。賊紛紛倒地。敗入濠溝。復相持兩晝夜。徐占彪料賊必夜出。於二十八夜三更後。分三路襲擊。直抵西南角城根。官軍更番進攻。勇氣百倍。賊拌戰日久。因憊已甚。無復鬪志。紛向北城逃竄。官軍前後夾擊。斃賊無算。賊由城濠縮退入城。閉城不出。

四月十八日。肅州叛回自北稍門出賊二三千。直撲官軍營壘。圖阻官軍掘濠工作。提督徐占彪會同金順及揚世俊馬步分三路。由西北越長濠繞出賊後。疾馳抄擊。斃賊百餘名。午後賊始敗退。十九日黎明。賊復出四五百名。來犯官軍。金順亦派隊會勦。賊敗退。而官軍濠牆已成。金順移營近紮湖潭。賊瞭見。即出賊二三千來爭。金軍衝突數次。賊殊死戰。時徐占彪派金處元戴宏勝黃祖福宋賢聲等。由西北橫截而來。并移後膛砲轟之。子落開花。當者立斃。賊隊大亂。先後共斃賊四五百名。賊倉卒由南稍門入城。

湯高祿屢勝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敗官軍於阿斯德拉。獲其軍帥以歸。並奪獲大砲一尊。生擒四十餘人。斬馘三十餘人。

湯高祿餘黨。分兵八百。圍攻日斯巴尼亞之馬他羅城。陷之。其地距巴士羅拿數里。湯高祿日益招集流亡。無賴貧民多從之。

亞齊王聞荷人有濟師之謀。而慮勢力不敵。使請於土王。爲之居間。求成於荷。土王許之。

牡獨克敗失

美官軍追捕牡獨克土匪。連戰皆捷。土匪且戰且走。狂竄山谷間。隨伏兵於路隅。以伺官軍。遂爲所敗。陣亡者二十三人。受傷者十八人。武弁陣亡者四員。

廓懇特附俄

中亞細亞之廓懇特酋長。向附於俄。俄皇以恩信結之。茲以俄有基發之師。獻糧米千石於軍前。俄皇郵書謝之。崇其稱曰王。嘉恭順也。

湯高祿借款於英商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假英商四百兆里牙兒以充軍實。隨由瑞士國

潛回日境。帥其衆萬五千人。攻城略地。勢益猖獗。軍聲大振。過者爲墟。湯高祿餘黨。圍攻薩拿呼耶鎮。陷之。

日斯巴尼亞諸部曹。盡逐在院議官。而令民間擇尤遴保。民多怨之。應之者極少。如都城居民八百餘萬。預保者僅二百萬人。餘可類推。計所保三百八十八員。欲更民政者三百五十餘員。而欲更民政之中。擬改爲民主國者三百一十員。

美官軍追勦牡獨克土匪。連戰皆捷。餘黨以勢力不支。復竄匿山谷間。

英敗亞珊的

亞珊的王復帥師侵掠英屬境。英師之戍其地者。使土人佯敗以誘之。伏奇兵於路以遏之。遂大敗之。捷書至英。英人復以火箭六百餘具。山用銅砲二尊。子母彈。開花彈。洋鉄管彈。各千餘以資之。使之併力追勦。以清餘



孽而靖屬疆。

日斯巴尼亞製造廠商。請自備資斧。率領匠作人等。追勦湯高祿餘黨。許之。

湯高祿之弟阿勒分所。帥衆圍攻巴士羅拿城。舉城居民均報効爲義兵。登陴禦之。

荷蘭師進攻亞齊。連戰皆捷。圍其屬地埃的城。破之。

杜獨克就撫  
美屬杜獨克土匪。兵敗。就撫。男女老幼共六十二名。其會長率親軍數名。仍竄山谷間。

美墨失和

墨西哥與美疆接壤。無賴之衆。常越境劫掠美人。居民苦之。訴於首領。使請懲辦。而墨人置之不問。美邊帥遂以兵入墨境。擄其人以歸。自是美墨

亞齊因土耳其請成於荷

失歡。

亞齊使其臣押不都勒喇們撒爾過聘於土耳其。且上國書曰。敝邑壤地荒莫。爲大國藩屬者有年。今無故見欺於荷。大國能始終愛護。爲之請成於荷。以免弱肉強食。是大有造於敝邑也。敢不歲脩職貢。永爲藩臣。土王許之。使臣出語於衆曰。我國屯兵六萬。疆土遼濶。亦不慮荷人兵力之強也。聞者哂之。

美屬牡獨克會長勢日窮蹙。舉衆降於美。

按牡獨克種類亦稱紅苗。前經投誠時。美人遷之於異地。而生產不繁。相率遷歸故土。爲美人所迫。故有是變。嗣首領遣官議撫。而會長遽爾戕官。因以大軍剿之。至是事平。

墨西哥人之劫掠美人。非美國人也。皆紅苗。嗜賭。嗜普族類。而美軍之擄掠墨人。亦非墨西哥人也。皆其上著紅苗。茲兩國各議安撫。其事遂平。

阿爾蘭亂事

英屬阿爾蘭島。俗悍而好酒。無賴聚衆強劫。率以爲常。西六月初七日。其會城曰都伯林。不戒於火。莠民乘機。掠一酒家。門堅閉不得入。乃登屋拔瓦。繼而下之。大肆擄掠。邏卒聞警齊集。以槍端利刃刺傷七十餘人。衆始遁。

英亞決戰

亞珊的王帥衆五萬。隨帶後開門鎗極多。復與英人決戰。其鋒甚銳。英人移百爾模大島戍卒以助戰。軍聲遂振。俄人征基法之師。其由土耳其奇士丹進兵者。已抵阿母達牙阿。其由苛倫不爾厄進兵者。已渡鹹海。其由曼基時勒克進兵者。已抵挨市及爾湖。途

湯高祿敗日  
斯巴

俄人連破基  
發三城

次寒熱不時。人畜病亡無算。其由喀喇刺邦富忒克進兵者。以途次炎熱異常。井泉缺水。還屯於喀喇刺那富忒克。

日斯巴尼亞巴士羅拿屬邑日曼理薩。爲湯高祿餘黨所困。日官軍復與湯高祿餘黨。戰於法西分界之必達所勒河。敗績。湯高祿僞將日三他格魯士。蓋教中神甫。而長於武事者。

俄軍由苛命不爾厄出師者。驅兵大進。圍攻空克喇得城破之。傷亡有差。麾軍進攻。破其名城。曰可差利。焚之。獲基軍六千。砲六尊。又進圍曼吉忒城。一戰而陷。又焚之。獲吐谷蠻游牧兵三千。旬日間連舉三城。軍聲大振。餘城之附近者望風歸降。現屯軍於曼吉忒。距基都一百八十里。

俄前軍將考甫曼帥師進薄基疆。遇基軍三千五百人於途。敗之。遂進逼

俄敗基發

阿母達牙阿。於附近之喀喇時地方。營砲壘一日。復渡河而前。途遇基軍二百。復敗之。奪獲軍械無算。遂行抵藻吉城。距基都七十五中里。

俄師進薄基疆。德人有隨軍觀戰者。函告其國人曰。途間泉水雖多。率相距百六十里而遙。故軍中恒有缺水之患。其天時熱至一百三十餘度。而夜間僅四十餘度。遍地沙漠。沒髀尺許。沙內熱至一百四十餘度。行軍之難。莫此爲甚。而俄人無退志。無懼心。一往直前。遂抵其境。可謂有志竟成矣。

俄謀侵布哈爾

基法之東曰布哈爾。其東北與俄接壤。俄人云。我師旣得基法。便可開通河道。順流而下。爲通商計。如布人不從。便可以軍禮見矣。

俄皇命增置陸用鋼砲二百四十尊。以裕軍儲。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新設兵曹一員於北鄙之不那伯拉他山。營築土城。設立火藥軍械各局。以藏軍資。

荷蘭外部尙書語於衆曰。近傳土王簡派兵艘。助亞齊以拒我師。非也。土王爲回教長。諮以教事。理當與聞。諮以軍政。必難代謀。故其於亞齊使臣也。亦貌爲優禮而已。可無患也。

蔣東才破南山叛回

中國叛回之援肅城者。被官軍勦敗後。餘黨竄入南山。提督蔣東才就近搜捕。偵知甘郡西北七十里板橋地方。有賊騎撓掠。率隊擊之。斃賊頗多。生擒二十餘名。餘賊鼠竄。奪獲叉子槍二十餘杆。騾馬六十餘匹。牛騾數十頭。賊黨及男婦共五六百名。踞東山內轉脚湖爲巢。蔣東才復率隊前往搜捕。賊見官軍至。男女多投崖死。餘衆抗拒。官軍立將賊巢踏破。生擒

回目董福馬見齡等。

金順宋慶徐  
占彪合攻肅  
州

中國提督徐占彪於肅州城西禮拜寺。修築砲台。安置後膛砲位。六月初一日。連開一百五十砲。轟塌城上女牆七處。初二日。復轟一百五十砲。傾圮之處亦多。當令每營各挑壯士百名。豫備乘勢登城。賊於西城南北兩角。伏匿死黨二三千名。并於城上加砌橫牆。以備堵禦。徐占彪以城身堅厚。轟攻驟難得手。察看附城東關。土稍薄。利於轟擊。會商宋慶。於關外叢冢中。偏築營壘。修立砲台。初八夜三更。南稍門出賊七八百來攻。徐占彪與宋慶以洋砲劈山砲連環迎擊。約斃悍賊百餘名。遂於營卡中。急築砲台。初十日。南稍門復出賊一二千分。爲兩股。徐占彪以洋砲劈山砲。憑濠轟斃十餘賊。賊即敗遁。金順亦於東關重濠內。偏築砲台。與徐占彪互爲

倚角。地勢均高於城。連日轟倒城身寬六七丈。高七八尺。左右雉堞。均經轟塌。砲子飛入城中。號哭之聲。直達城外。關城緊隔一濠。深約三四丈。濠內注水約二三丈。內有泉眼數處。冬夏不涸。古所謂酒泉也。賊於濠頭築壩蓄水。深不可踰。徐占彪飭各營。夜穿暗渠。避賊槍砲。伏行至濠口。併力紮下。以便開掘。南北兩稍門。出悍賊千餘。晝夜來爭。連撲七八次。均經官軍擊敗。賊屍狼藉濠邊。閏六月初四夜。壩頭掘開。濠水漫溢。徐占彪令用樹枝青草填濠。賊擲火具焚之。不果。徐占彪復飭各營多運土石填濠。親率總兵季玉春方友升。遊擊武朝聘等。首先登城。金宋兩軍均蟻附而上。立將東關克復。賊焚燬關內房屋糧料。紛紛遁入大城。閉門拒守。忽北稍門南稍門大南門。各出死黨。分路夾擊官軍之後。宋慶督軍奮勇擊退。賊



死傷塞路。城賊見官軍已破東關。出馬步四五百。蜂撲官軍南濠。意在解東關之危。遊擊秦玉盛分三路怒馬馳擊。斃賊四十餘名。生擒賊目沙洲五營僞元帥蘇洪有。肅城大阿訇何福榮馬玉修等。

黃虎臣助攻  
肅州

中國幫統蜀軍提督黃虎臣。合金順宋慶兩軍。進偏肅洲城根。修築營壘。賊拚死來爭。黃虎臣督隊巷戰卻之。復於大街壘卡中。修築砲台。用大砲對門施放。并開掘地道。閏六月二十六日。徐占彪飭蜀軍。連夜修築營卡二座。距南城不及半里。賊見官軍紮卡。突出悍賊二千餘。分兩股飛奔奪卡。維時卡牆甫成。弁丁正搬運鍋帳。守卡兵單不能抵禦。兩卡均被奪踞。乘勢直撲砲台。賴長令砲隊男丁用洋槍測準。連斃悍賊十餘名。并開大砲擊後隊之賊。及踞卡各賊。轟斃甚多。維時鄧增亦由濠內馳至。助同守

俄軍進薄基都

守禦徐占彪急調各營馳授。賊見援兵大至。仍狂竄入城。

俄前軍將考甫曼。進攻基發都城相距一百中里之墨沙喇斯拍城。破之。遂進薄基都。其由苛侖不爾厄進兵者。屢戰皆捷。亦遂進薄基都。其還屯於喀喇刺那富忒克者。以途間泉水。爲基人所毒。中毒而斃者。不乏人。復以寒熱不齊。患病而斃者。亦不乏人。遂留屯次。設兵卡。與前兩軍互爲聲援。

接俄人將欲出師。輒稱怵以兵威。原不利其土地。今則勞師涉遠。不避艱險。奮迅無前。其志固在得地也。然即以其地還之基人。而倚之如門戶。視之如外府。營孔道以捷轉運。通河流以便往來。使恣其蠶食之謀。則回部諸邦。尙無以限戎馬。叢爾加基法。又何慮其反側乎。

湯高祿連敗  
日斯巴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敗日官軍於板魄羅那城。守將奴非拉士  
亡去。傷亡者千餘人。湯高祿餘黨。盡奪其砲械以歸。復敗官軍於霸蘭喀。  
生擒二千餘人。

湯高祿僞將三他格魯士。進攻阿烈格里亞城。陷之。

俄軍入基都

俄前軍將考甫曼。既拔墨沙喇斯拍城。進薄基都。基王使求成以緩兵。而  
由間道啓城遁去。以吐谷蠻游牧兵。從居民會衆出降。啓門以迎俄師。考  
甫曼遂進屯基都。其由苛倫不爾厄出師者。亦進屯也。呢阿根特城。以成  
犄角之勢。捷書至俄。俄皇大悅。俄世子阿烈塞斯返自雅枯斯克。遂旋俄  
都。

日斯巴尼亞塞維里亞居民。向以巨砲四尊。繳存城內軍械局。茲以防堵

故請領於兵曹。兵曹勿許。遂糾衆劫奪存局軍械。爲之一空。

日斯巴尼亞麻辣軋郡民與兵鬪。其典郡官則郡民所保也。率衆彈壓。爲其下所刺。

日斯巴尼亞軍帥喀士丹庸。以本部兵。剿捕湯高祿餘黨。爲其所敗。傷亡二百餘人。餘黨遂薄板魄羅那城。陷之。

日斯巴尼亞近雖內亂。而毗連葡疆之境。尙能安堵。商販照常貿易。仍分別增營輪路。

葡萄牙以二等兵船一艘。駛赴日加的海海岸寄泊。衛商也。德皇以兵船數艘。寄泊日斯巴尼亞。亦衛商也。其大鉄甲兵艘曰非的士喀爾。架砲十七尊。先赴葡都。以俟後船到齊。會同前往。

美西南聖路易部民與兵鬪。殺傷有差。

土耳其西北巴斯尼亞郡回人。與希臘教徒。尋衅互鬪。殺傷二百餘人。土王簡大臣查辨。各國領事官亦與焉。恐商人避禍他徙。有碍通市也。

泰西國法。凡在行陣擒獲傷病敵軍。不得加罪。照常醫治。以衛其生。各國奉爲定章。編入萬國公法。波斯王聞而悅之。亦願附約。

阿勒彌納助  
亞珊的  
英人焚阿勒  
彌納城

阿非利加之屬於英者曰阿勒彌納。居民潛以軍械接濟亞珊的師。英軍帥偵探得實。怒焚其城。英屬僅海隅片壤。阿勒彌納烟戶不逾萬家。茲更奔走流離。不成部落。西人之居其地者。多以不服水土致病。居恆止飲雨水。近緣元早日久。蓄水無多。英師雖強。未能猝入內地。與亞王戰。亞王名可佛爾喀利。其屯軍處所。距開魄科斯特開撒耳城二十英里。

基發王降俄

俄前軍既薄基都。基王以其衆遼國去。繼復率大臣等乞降於考甫曼。納之。遂使馳告俄王。

俄軍屯於於喇刺那富忒克者。以時當盛暑。人畜病亡相繼。不可久留。聞前軍已奏豐功。遂旋師。

基發之被兵也。溯自馬基頓王阿烈珊德大舉伐波斯。曾假道於基疆。嗣是二十餘年。絕無西兵入境。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沙漠四周。亦足負隅自固。故俄師由苛侖不爾厄進兵者。路經二千六百中里。行程四月有餘。初際祁寒。繼逢盛暑。炎威朔雪。艱苦備嘗。其由土耳其奇士丹進兵者。路較近於苛侖不爾厄。而平沙無垠。無路可達。阿母河固無船舶。亦無橋梁。基王恃險而驕。遂不設備。俄將士用命。入基疆僅二旬。而已舉全土。中亞細亞

諸回邦。聞風震懼。

日斯巴尼亞各部以內亂故。請於都城申犯夜之禁。以詰奸慝。而慎防守。議官不從。

日斯巴尼亞塞維里亞郡民。欲仿照麻辣軋。公斷富家積產。糾衆爲亂。爲義勇所敗。

日斯巴尼亞麻辣軋郡亂民起。其魁曰喀兒瓦雅爾。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圍攻日之斐克城。不克。城距巴士羅拿一百中里。

湯高祿餘黨。新購洋槍六千桿。由水而陸。轉運至營。日斯巴尼亞官軍不之禁。亦不之覺。人以爲奇。

卑克破喀卜里期

埃及王前使英人卑克。率測量者七人。兵百人。由尼羅江直溯上游。至內地窺探形勢。土會長喀卜里期。慮相侵也。佯以鴆酒犒軍。兵士飲之。多患病。有死者。卑克精於醫。以藥下之。乃免。遂使讓之。喀卜里期殺其使。復師衆萬人。以逐埃軍。卑克以衆寡不敵也。乞師於其仇國。許以戰勝。即以其地歸之。其會長賴溫略。利所有而思前仇。以其衆二千助戰。大敗之。驅兵大進。破其都城。拓地至內地太湖而止。湖長一千一百吉羅邁當。方卑克之行也。隨帶鉄片機器極多。人異之。既至湖。遂爲輪船三艘。置諸湖中。

按埃國居尼羅江下游。溯流而上。便至內地。其使卑克往探者。欲拓內地爲屬疆。且助英人禁販黑奴於桑西巴爾也。

英師既焚阿勒蔑納城。亞珊的王帥衆三千人往救。英人敗之。傷亡有差。

英敗亞珊的



捷書至英。上院議官老特的爾。及喀拿爾芬語人口。亞王本無大欲。何難姑事羈縻。胡不早圖。致成反側。皆當國昧柔遠之道。而泄泄沓沓所誤也。衆默然。

德設局養飛  
鴿

德皇命所屬設局。教養飛鴿。以備軍中傳書之用。其克倫坡坡拘呢士迫克城。蔑士城。士得喇士伯克城。均相率奉行。

按飛鴿傳書法。以角魯殿製薄紙。仿照相法縮之。能容字母二十萬。緘以鵝管。繫諸鴿尾。飛遠行速。貴乎教練純熟耳。每一鵝管。容薄紙二十頁。

陝回圍攻哈  
密

中國陝西。叛回竄擾哈密。盤踞大泉黃廬岡一帶。分股撲城。官軍迎勦失利。統領魏忠義。張忻。李琦。李生元等。皆無下落。官兵死傷甚衆。叛回分竄

巴里坤。巴哈爾兩城。爲西進大軍後路。最關緊要。哈密被圍甚急。日夜盼援。欽差大臣左宗棠。將軍景廉。勁兵籌撥。前往援應。

俄師進屯基都。得吐谷蠻族拐誘波斯人爲奴比萬人。考甫曼悉縱之。遣使歸國。歡聲雷動。相率羅拜而去。

羅馬教人集資以助湯高祿。股以萬計。每股爲一千佛狼。許以事成厚給之。教人聚而謀曰。如法蘭西王尙伴耳。日斯巴尼亞王湯高祿教不興。吾不信也。

基發王既降於俄。考甫曼納之。而仍令其王基發。比諸俄國屬藩。

日斯巴尼亞阿勒謝郡民。約二萬五千餘衆。城中故多民廠。廠工亦不乏人。西七月初九日。各工聚其衆三千人。會議罷工。復與居民尋緝互鬪。殺

阿勒謝廠工  
亂事

喀爾他堅那  
亂事

傷五十餘人。鎮將非拉兒特。率本部兵討之。事平。

日斯巴尼亞。土耳其西亞部。喀爾他堅那居民。欲公析富室私產。藉端爲亂。其魁曰懇特利拉士。宿將也。城中戒嚴。水師兵曹聞警。馳往海濱。整頓兵艘。以備防堵。

日斯巴尼亞。麻辣軋亂民。與邏卒戰。殺傷有差。

湯高錄屢勝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敗日官軍於加達魯尼亞北境。烈頗薄城。生擒八百人。傷亡者百餘。奪獲軍械輜重無算。日將喀卜理。乃體亡去。遂進攻日城。守卒降之。

湯高祿潛回日斯巴尼亞。次於納瓦拉部之祖喀拉摩爾的鎮。

湯高祿餘黨。以僞將歐理俄。分兵圍攻納瓦拉部之噴塔喇理納城。其守

日斯巴敗湯  
高錄

卒降之。獲軍械無算。餘黨復募新卒萬人以濟師。

日斯巴尼亞官軍。敗湯高祿餘黨五百人於來伍斯城。距加達魯尼亞之達拉瓦納部四十中里。

湯高祿僞將三他格魯士。故教中神甫也。從軍以來。所至立功。而教王責其不應黨惡。且神甫無統兵之例。將褫之。遂解兵柄。改服神甫衣冠。馳覲教王於羅馬城。謝罪也。

荷蘭復攻亞  
齊

荷王復派兵六隊。除千二百人。由陸路進薄亞疆。以宿將芬瑞威頓爲帥。先由公司輪船。馳赴軍中。

荷人以兵船十艘。堵截亞齊各口岸。杜其船舶往來。共架砲六十四尊。復議加派五艘以助之。亞齊海濱廣莫。而荷國兵船無多。其販運於檳榔嶼。

者。來往自如。荷人不之知。亦不能禁。

考甫曼告捷

俄軍帥考甫曼既入基都。遂以其軍情馳露布於俄兵部。畧云。西六月初七日。大軍薄其都城。其軍以散隊迎戰。敗之。初九日。由苛倫不爾厄及曼機時勒克出師者。兩軍繼至。合兵圍攻。槍林彈雨中。大將威烈懇。爲飛砲傷首。幸不死。武弁受傷者五員。兵士亡者二。傷者四十餘。基軍亡者二百餘。傷者無算。基王懼。遣使求成。所議不合。既去。攻之益力。初十日。復遣使請成。議償軍費二百萬羅薄。和議既定。遂分兵入其都城。爲之戍守。而使基王王其國如故。第比諸俄屬藩耳。

法擒越南酋長

法人前與越南訂約。酋長有梗議者。法人誘而禁錮之。西七月十九日。有兵艘回法。獲其酋長十二以歸。停泊於國南吐琅口岸。議遣戍西印度羣

島。定九月朔。以兵艘送赴戍所。

日斯巴尼亞各部既視事。咸以更定營律爲要務。以軍士多不用命也。茲議簡大將數員。督兵兩隊。嚴定營律。以爲之創。

日斯巴尼亞瓦稜薩木爾西亞兩部民。欲改章爲自主之國。而畏軍帥非拉兒特之興師問罪也。遲之又久。迄無成議。茲聞其帥師進剿阿勒蒯麻辣靴兩郡。亂民遂羣起而變易之。不從朝命。

日斯巴尼亞兵船  
爲亂民所奪

日斯巴尼亞兵艘之泊於喀爾他堅那者。一曰威克陀里亞。一曰阿爾曼酒。爲該郡亂民所奪。水手軍士悉降之。復奪去兵船七艘。其四爲大船。一架砲二十三。一架砲二十五。一架砲四十。一架砲四十八。其三爲小船。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圍攻加達魯尼亞之依爪拉大城。鏖戰數

湯高祿屢勝

時。克之。遂焚其城。約距巴士羅拿百二十中里。

湯高祿餘黨。分兵進攻加達魯尼亞之婁魯崎鎮。陷之。湯高祿之叛日斯巴尼亞也。各國皆以賊黨目之。而不以爲日之敵。茲其餘黨相謂。若能佔踞大城。法人即以敵軍目之。使按公法行軍。因是益集流亡。增兵至三萬人。他國有以軍械潛濟之者。

日斯巴尼亞巴士羅拿郡工部局紳董。以湯高祿餘黨。日益猖獗。先行戒嚴。令城中居民。年二十以上至四十者。悉悉出從軍。分別登陣。以資守禦。復損費先購洋槍五萬桿。

日斯巴尼亞巴士羅拿郡守卒。聞湯高祿餘黨將至。走降其軍中者二百五十餘人。

荷蘭添兵攻  
亞齊

荷王續遣兵艘以攻亞齊。其水師兵船外。復撥陸兵七千餘助之。荷民踴躍輸資。以贍軍費。

荷王以印度屬鎮將荅瑞威頓爲帥。統大軍往征亞齊。增歲俸七萬果而等。仍日給零費二百果而等。

按印度鎮將歲俸止三萬果而等。每一果而等。約中國一錢八分。

巴西助亂

南阿美利加阿真田東境屬地。曰安特來里奧斯。亂民起。其魁曰羅拘斯約爾。巴西人所使也。復以英洋三百萬。助其軍費。

南阿美利加帕拉剎亂民起。其魁曰喀伯里羅。

荷人以傾國之師伐亞齊。英上院議官阿爾得里語於衆曰。蘇門島界於赤道之中。而地分南北。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曾與荷人訂約。以赤道之南

英人議爭蘇  
門島



屬之。而杜其北上。經界既正。各載誓書。如約奉行。歷有年所。七十一年。以蘇門島之北。易其屬地。前約遂廢。隨啓兵端。荷國有亞齊之師。我亦有阿珊的之戰。然亞齊非荷人之敵。他日乘勝席捲。勢必據全土而有之。荷既得志南洋於將。據利源則妨於商販。厚權稅則妨於轉運。扼險要則妨於往來。由是日益富強。何難與我爲敵。荷之厚。英之薄也。亞齊本自主之國。當夫互更新約。胡弗仍其舊而使屬於荷。致召兵鱗。亞之被兵。荷之藉手。雖爲德使臣所使。而實則英人有以啓之。且諸公亦知德人之意乎。當其勝法而旋。人皆悉其欲併荷國。而乃隱忍不發。以爲後圖。今復使伐亞齊。以觀其鱗。勝則播惡於衆。激衆怒以征之。敗則乘虛而入。因其危以逼之。既得荷疆。遂兼屬境。是德多一外府。而英多一強敵也。一日縱敵。數世

俄人與基發  
訂約

之患。羣公抑何慮不及此。而泄泄沓沓。猶欲作壁上觀乎。其亟咨請於王。以二十四年所訂舊約。發院會議。擇其善者而更之。外部長格蘭偉兒。以前約既經廢置。碍難更張。却之。羣員聚訟紛紛。竟日不決。

按蘇門島爲英人必爭之地。荷雖爲德所併。未必遂爲德有。第難免互啓爭端耳。

俄師既入基都。計距出師之期。僅九十日。而在途居其半。行經一千四百中里。最速者。日行八十中里。最遲者。日行十三中里。所訂和約條款。一。補償軍費二百萬羅薄。訂以七年分繳。按基國進款年止四十萬羅薄其訂七年分交者不欲強以所難也一。償款未清。應留兵分戍舒勒坎。在阿母河右控噶喇得。在阿母河左兩郡。以待之一。戍卒軍費。應由居民捐資供給。亦以七年爲期。一。基王王其國如故。國事均由基王主政。

不得編爲屬藩。一。基國邊境。以阿母達牙河爲界。其河右之屬於基者。削歸阿霸科爾。以俄師假道其境阿王親詣德師嘉恭順也。一。基國刑律極嚴。茲訂先除肉刑。重罪死囚。

改爲遣戍荒壤。一。俄師除留屯基疆外。餘衆以八月十五凱旋。

日斯巴尼亞喀爾他堅那亂民。私串阿耳米拉部民謀叛。以輪船潛渡往來。船名威齒蘭得。樹赤幟爲認旂。官軍無敢過問者。德皇遣駐日兵艘。曰非的士喀爾。其船主曰威爾納。驚以爲奇。截江捕之。獲其船以歸。

按紅旂爲賊船標幟。故德軍捕之。衛商也。或謂德皇欲仍以猶子王日。故假此爲攬權之漸。第聞威爾納既獲是船。德廷臣多非之。查德皇猶子。名利亞普爾德。非近族也。德皇爲和恩卓倫支裔。六百年前。已分兩族。一爲德皇族派。一爲西格麻凌恩公安端族派。一千八百四十九年。

德兵  
斯巴  
船  
捕日  
民兵

安端以其地獻於布皇。厚遇之。六十六年。以其仲子查理王羅馬呢亞。七十年。以其長子王日。繼爲法廢皇所撓。復擢其季子菲哩特爲顯官。而以利亞普爾德爲軍帥。

日斯巴尼亞喀爾他堅那賊首曰懇特利拉士。以德軍越境捕船。遣使責討。復欲刺殺德領事之官其地者。且欲截掠德商船之出其途者。德船主威爾納縱其餘黨歸之。而以其船徑送直布羅陀口岸。

日斯巴尼亞新舉各部總理喀士特拉兒。素負民望。所舉各部。悉皆知名之士。人望益歸之。其元老宿將之出奔於外者。聞之咸舉手相慶。所不服者。惟湯高祿餘黨。及議分富產之亂民。

日斯巴尼亞之北界於法疆者。曰方台來比亞。有他國輪駛。以林明敦槍

日斯巴亂民  
仇德

三千。接濟湯高祿餘黨。負擔者相屬於道。官軍不敢過問。

日斯巴尼亞喀爾他堅那亂民。既奪兵艘七。遂從其魁。駛赴阿耳米拉。索資助餉。不應。則環而攻之。居民聚衆登陴。分兵迎戰。敗之。乃旋。

湯高祿餘黨。分兵圍攻納瓦拉部之烈沙拉喀城。陷之。獲田雞砲二。巨砲二。軍械無算。

日斯巴尼亞麻辣軋亂民起。其魁曰喀巴查爾。鎮將瑣理爾。以本部兵剿之。事平。

日斯巴尼亞駐德使臣阿士可蘇拉。以威爾納之截獲賊艘也。往謝德外部巴蘭。巴蘭辭之。恐貽口實。而佯不與聞也。

日斯巴尼亞前王之子阿爾分所。出游於法之特魯威勒城。其母依薩伯

威爾納捕船  
獲證

拉亦將往。謀復國而求助於法也。

德軍帥威爾納。既獲賊艘於日斯巴尼亞。遂上其事於德皇。德皇讓其不遵公法。使之旋德。而以宿將辟威新斯基代之。

按公法所載。凡遇賊艘於他國三海里外者。許其緝捕。其在三海里內者。仍由該管官督捕。別國兵船不得與聞。今威爾納背公法以行軍。故德皇讓之。或謂德皇大勳甫集。威震歐洲。泰西諸友邦。無不慮其蠶食。外托和好。而疑忌潛滋。故德皇彌自韜晦。休養士卒。以釋羣疑。威爾納職在衛商。而肆其兵威。示強於他國。德皇譴之。非僅怒其越俎也。

基法王既降於考甫曼。每論兵燹之始。輒諉咎於其故相。而畏威懷德。詞極恭順。考甫曼遂爲之請於王。使王其國如故。待以友邦之禮。而不編爲

俄人處置基  
發

屬藩。俄皇許之。唯於師旋時。以基都所獲庫儲軍械。歸獻於皇。如中國獻俘禮然。

日斯巴勒敗亂民

日斯巴尼亞官軍。追剿加的斯亂民。圍其城下之。其魁曰拍威亞德。以煤油縱火焚城。率餘衆北遁。官軍遂進攻塞維里亞城。亦下之。事聞。舉國相慶。俄英法使臣咸往賀。

日斯巴尼亞官軍。敗亂民於老耳喀城。下之。斬馘甚衆。

按老耳喀屬木爾西部

日斯巴尼亞官軍。以巨砲圍攻瓦稜薩部。適中城內火藥局。轟斃人畜無算。亂民分兵撲救。登陴死守。官兵力薄。未能猝下。還屯於郊外。以待援師。日斯巴尼亞喀爾他堅那郡亂民。自相攻殺。傷亡有差。

日斯巴尼亞亂民。既奪鉄甲兵艘二。一即威克陀里亞一名阿爾曼酒隨駛赴阿耳米拉。索金助餉。英德兩國兵船之寄泊於日者。驅其船使泊喀爾他堅那口岸。不許他擾。其魁懇特利拉士。亦爲德人所獲。禁之船中。旋釋之。日亂民既奪得空船五。遂遷輕罪人犯之編入水師武備院充當苦工者以實之。使爲水手弁兵。

日斯巴尼亞薩喇蒙喀亂民。日肆猖獗。附近村鎮。過者爲墟。

日斯巴尼亞官軍。敗湯高祿餘黨於喀爾達斯德蒙拜。奪獲軍械無算。

湯高祿餘黨之陷依瓜拉大也。獲官軍八百人。脅之降。不從則盡繫諸獄中。以邏卒六十人監之。官軍徒手相搏。逐其邏卒。越獄而逃。

湯高祿餘黨。敗日斯巴尼亞官軍於阿勒圭塔郊。降其衆六百人。



土屬回民亂事

土耳其屬保斯尼亞回民與土著互相攻擊。傷亡有差。鎮撫官彈壓不力。徇庇回民。土人口出怨言。道路側目。避而之奧國者五十餘鄉。鎮撫官禁止之。不聽。則籍其財產入官。土人奔走流離。甚於被兵。相率叩闕。謗讟四起。奧相安着悉使告鎮撫官。請弛其禁。而使領事官弁護土民之奔奧者返國。

土耳其屬曼體呢格樂。與土邊境接壤。曼民之無賴者。越境與土民交關。乘機擄掠。殺傷有差。

南阿美利加帕拉乖國土民作亂。官軍討敗之。

中國經東七十度。緯南十二度。有羣島在太平洋者。曰薩摩阿。前以土酋自相攻擊。乘機劫奪德人之商於彼者。德皇怒。使蘇蘇拂兵艘往讓之。責償

德討薩摩阿

俄人歸地於波斯

八千英洋。土酋懼兵威。從之。相與訂約而旋。既而悔之。德議臣請以兵艘格切勒來華之便。使之假道於酋長。責以爽約。兼促償款。從之。

俄皇以兵據波斯屬之遏推力克河。編入版圖。營砲壘以守之。留屯卒以戍之。歷有年所。茲以糜費過多。征繕不給於用。遂命撤戍回國。而以其地還波斯。初俄人之得其地也。英人忌之。慮其假道波斯。南侵印度也。茲聞其歸地於波。浮議始息。

吐谷蠻擾基發

基發之未敗於俄也。吐谷蠻游牧部畏之。無敢至其境者。今以其數敗於俄。時率衆劫掠邊鄙諸郡邑。白晝行劫。擄人勒贖。甚則掠賣爲奴。大肆蹂躪。居民流離奔走。甚於被兵。基王患之。使告諸俄。俄以戍卒爲之防。復與吐谷蠻酋長訂約示禁。而厚恤被掠之家。基民樂之。咸稱頌俄皇功德。

日斯巴尼亞官軍。敗亂民於瓦稜薩城。下之。

日斯巴尼亞官軍。分兵攻剿木爾西亞格拉拿大兩郡亂民。亂民以衆寡不敵。先後出降。軍帥撫之。事平。

日斯巴尼亞亂民。分擾喀爾他堅拿所屬諸郡邑。所至蹂躪。過者爲墟。官兵分路追剿。連戰皆捷。旬日間。疊下諸部邑。餘孽望風奔竄。退保喀爾他堅拿郡。

日斯巴尼亞喀爾他堅拿亂民。以精兵三千。砲二尊。由間道潛襲都城。途間爲邏騎所偵。日官兵千人迎戰於路隅。大敗之。獲俘四百人以歸。

中國大兵進攻肅州。叛回將軍金順於東北角開掘地道。準備至期舉發。約提督宋慶合攻東北。左宗棠飭徐占彪楊世俊。各挑壯士於城西南角。

左宗棠攻肅州

日斯巴尼亞亂民

回首馬四乞  
撫

開花砲轟塌處所。填塞賊濠。以便騰躍而上。派隊嚴扼長濠。防其衝突。首逆馬四即馬文祿。在城上見左宗棠整旆遙臨。恟懼殊甚。八月十四日遣人齎稟赴徐占彪所部。歸化營乞撫。請出關討賊贖罪。左宗棠等覺其詐。不與批答。惟出示曉諭城中回民。老幼婦女免其死。其誠心乞撫者。准詣營投審。聽候分別辦理。馬四奉到告示。匿不張貼。十五夜三鼓。徐占彪楊世俊督隊填濠。城上槍砲連聲不絕。副將賴長等連用後膛砲指轟。斃賊不少。五鼓填濠登城。楊世俊麾隊猛撲。甫及城腰。賊乘高死抗。槍子石塊紛集如雨。官軍未能驟登。十六日黎明。東北角地雷轟發。宋慶所部營官遊擊張林急麾壯士。冒槍石登城。賊負隅死鬪。張林身中數槍。裹創血戰。旋中子殞命。十七日。徐占彪楊世俊於西南城根。各掘地道。副將賴長守

備陳文英李思經。以後膛炮。向賊叢連轟。金順宋慶等。以劈山洋砲。對東北城環擊。左宗棠令副將鄧增。移大砲一尊。置東北角砲台。晝夜指轟。各斃賊無算。十九日五鼓。徐楊兩軍。地道掘成。同時舉發。楊世俊率奇捷各營壯士。奮勇先登。副將歐陽吉星。率副中營繼之。連撲數次。斃賊甚多。逆衆於城上斜掘深坎。伏踞其中。坎上密排叉槍。伺官軍上城。連環施放。官軍稍卻。楊世俊憤甚。持刀督戰。甫上城頭。忽飛子貫腦。將士扶救歸營。次日而殞。徐占彪仍督壯士。分隊猛撲。復陣亡二十餘人。帶砲石傷者五百餘人。

揚世俊死節

將軍金順派所部壯士。從肅州東北城缺口。槍登城頭紮卡。斷賊由城上往來之路。悍賊連日猛撲。均經大砲洋槍擊退。斃賊甚多。其西南各城土

劉錦棠助攻  
肅州

回。老幼紛紛。款營乞命。

中國統領劉錦棠率湘軍五營。及已撫回番至肅州助攻。駐營南門。陝回軍功崔偉禹中海畢大才。甘回軍功法鏡泉馬福壽等。日馳馬城下。呼馬四及各賊目。告以死期已至。善自爲謀。馬四自知生路已絕。哀懇出城乞撫。十五日親詣左宗棠大營。泥首乞命。

馬四伏誅

九月二十三日。左宗棠令提逆首馬四即馬文祿馬永福馬照馬金龍馬良臣王得勝馬金才馬梁臣朶阿渾等九犯。數其罪磔之。中軍號砲三響。金順宋應徐占彪劉錦棠。立將各起兇悍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犯。悉數駢誅。是夜諸軍入城。縱火。槍轟矛刺。計土回五千四百餘名。除拔出老弱婦女九百餘名口外。盡付焚如。肅州以平。

肅州克復

按逆回竊踞州城。於今十載。始則土回肇讎。繼則馬文祿藍吉楨受首。逆妥得璘僞封元帥。兇焰更張。藍吉楨死。馬文祿以西甯獵戶。糾聚撒拉回番。及西甯河州劇盜。偷息於此。以通關內外花門消息。西路妥得璘。中路馬桂源。馬本源。東路馬化澂。皆資其聯絡。中間就撫受職。更名馬忠良。實則自稱馬文祿。人仍呼之馬四而已。當就撫時。城內漢民尙三萬餘名口。馬四殘殺其精壯。擄辱其婦女。至今僅存老羸男婦。千百餘口。其客回從逆者。關外則沙州哈密纏頭紅廟子各種。關內則西甯河州循化保安營隴西狄道伏羌甘州各種。及陝西流徙之回。約共兩萬有奇。能戰者半之。

日斯巴尼亞亂民。以所奪鉄甲兵艘二。四出索金助餉。而不樹認旗。德英

德英禁日斯  
巴亂民兵船

兩兵船之寄泊日境者。禁之喀爾他堅拿海口。不使他擾。德軍復誘其魁。禁錮船中。茲縱其魁登岸。使率水手弁兵他去。而以空船還諸日。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分兵圍攻日北鄙非爾喀喇鎮。陷之。墨西哥屬普愛白羅部亂民起。附近諸郡邑。相率戒嚴。

日斯巴尼亞西北加里西亞部亂民。分其黨八百人。由間道潛赴葡萄牙。欲暗串葡人爲亂也。途次爲葡萄牙邏騎所偵。敗之。乃旋。

日斯巴尼亞官軍既下瓦稜塞城。亂民率衆他竄。遂薄阿拉蒯郡。晝夜圍攻。居民登陴固守。以待援師。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圍攻加達魯尼亞之卑爾喀鎮。陷之。獲官軍一千五百人。

湯高祿屢勝



湯高祿之弟阿勒分所。復自法歸。率部卒二千餘衆。四出剽掠。敗官軍於喀塞喇斯。獲官軍二百人。礮一尊。

湯高祿誤傷英法商船

湯高祿餘黨。分兵圍攻日斯巴亞尼之必耳巴俄城。居民率衆登陴。晝夜嚴守。兵力極厚。猝不能下。英法兩國商船之寄泊於彼者。突爲飛砲所猝。船上人衆。僅以身免。計誤擊英商船一。法商船一。日兵艘二。英人與法國會議。派添兵船。與日官軍合兵追剿。以靖餘孽。法人不從。

接必耳巴俄屬巴斯克部。日斯巴尼亞大埠也。西國商船之通市於日者。多寄旋於該埠。以便轉運。

湯高祿餘黨。核所部軍籍。得步卒二萬六千人。馬兵四百五十人。砲十七尊。其戰勝官軍所得者十。其由他國購來者七。軍聲益振。所過成墟。其行

軍不按公法。他國輒以賊黨目之。

法邊境之接壤於日斯巴尼亞者。有埠曰阿杜耳。地近於日屬之必耳巴俄。有英商船。潛運軍械至埠。接濟湯高祿餘黨。爲日兵艘所謀。捕獲之。以所得英人十。日人一。械送刑司。餘衆遂逃。

英商接濟湯高祿

日斯巴尼亞兵

於東南之交。官軍四出剿撫。不敷徵調。請添募鄉勇八萬。從之。

喀什噶爾侵中國

喀什噶爾回部長和碩伯克。帥師侵擾中國西邊境。循天山之南。繞攻邊城六。皆陷之。

美國之南陽克薩斯部土人爲亂。剽掠村鎮。事聞。首領命將督諸軍。分道進剿。連戰皆捷。餘黨竄匿山谷間。

俄捕吐谷蠻

吐谷蠻回族之居近基疆者。乘基國敗殘之際。糾衆四出剽掠。居民苦之。事聞於俄。俄使戍卒之留於基者。移師崑牙倭根特以捕之。

日斯巴尼亞官軍。敗阿勒分所之衆於卑爾喀。斬馘二百餘人。

湯高祿親督諸軍。環攻日斯巴尼亞之愛斯台拉城。陷之。獲官軍六百人。來福槍千四百桿。軍械稱是。

湯高祿餘黨。增兵圍攻日斯巴尼亞之必耳巴俄城。居民固守。不能下。日廷鑒於英法兩商船之被擊。咨照各國商船他徙。而徵集兵艘以赴援。

湯高祿餘黨。擬十月間徵集諸軍。進攻日斯巴尼亞都城。都城聞警戒嚴。

按日斯巴尼亞都城曰馬德里地

湯高祿餘黨。分兵二千。進攻日斯巴尼亞之喀斯台隆城。居民相率登陴。

會日官軍嚴爲設備。

按喀斯台隆屬加達魯尼亞部

湯高祿設武備院

湯高祿新設武備院二。與於役者凡數萬人。日成來福槍三百二十桿。湯高祿帥本部兵屯於愛斯台拉。以援諸軍。部卒約得萬人。

日斯巴屢敗

日斯巴尼亞官軍。追剿湯高祿餘黨於的喀斯特羅鎮。爲其所敗。翌日復增兵六千人往擊之。復爲所敗。的喀斯特羅鎮將。以本部兵降。獻來福槍一千桿。

日斯巴尼亞官軍既平巴士羅拿亂民。獲其俘以歸。械送刑司定讞。置大辟者十二人。流諸遠方。終身不赦者三十人。

日斯巴亂民附湯高祿

日斯巴尼亞瓦稜塞木耳西亞兩郡亂民。爲官軍所敗。餘衆竄匿阿耳八

西特。及楚米拉兩邑。遂會合湯高祿餘黨。仍四出剽掠。其衆約五百人。日斯巴尼亞兵曹。以舉國軍籍告諸議官。其舊額營兵九萬人。新募練勇八萬人。請分別徵調。赴援被兵諸郡邑。半赴行陣。半令登陴。從之。

德英兩兵船之寄泊於日斯巴尼亞者。先後獲賊艘二。會德帥威爾納奉召返國。乃以其船歸諸英。英帥拘之於喀爾他堅拿。日水師兵曹請之。辭以未奉君命。不敢私相授受。

日斯巴尼亞各部亂民。同時竊發。有不奉朝命而自行作主者。有欲奪民產而公斷於衆者。所至蹂躪。官軍剿撫兼施。次第平定。惟喀爾他堅拿亂如故。官軍三千餘衆。環而攻之。城中廣積軍儲。存砲三百餘尊。盡爲賊衆所得。登陴死守。猝不能下。茲復以鐵兵艘一。木兵艘四。軍士三千赴援。隨

日斯巴攻喀  
爾他堅拿

帶大砲多尊。晝夜攻擊。

日斯巴尼亞人謂英法比三國。富商巨室。多與湯高祿往來。有以軍械濟之者。有以餉助之糴者。大抵以我國遽更民政。變亂舊章。人多非之。故有是舉。亂事其未有艾乎。主王政者。皆以爲然。

荷兵船堵亞齊海口

荷蘭大舉伐亞齊。復以兵艘堵截諸海口。軍聲大振。亞王以衆寡不敵。欲盡獻版圖。擊宮眷出奔他國。其下紛紛聚訟。有議戰者。有請成者。有乞降者。尙無定見。

美屬牡獨克亂事既平。獻俘於都。土酋械繫詔獄。刑曹公鞫定讞。照大逆律。不分首從。均擬絞立決。從之。

英師之戍金岸者。與亞珊的相持。數敗之。轉戰而前。將薄亞都。英王以其

英敗亞珊的

宿將。統印度練卒千人。爲後軍以援之。隨帶十二磅開花彈。輕砲開花彈。七磅來福砲各數尊。彈子五千。儲諸軍中。以備陸戰。

英師既焚阿勒蔑納城。遂於相距七英里外。別營砲壘。爲防守之資。其附近諸壘。復營鐵路以相連屬。捷往來。

德皇以日斯巴尼亞亂民四起。慮其殃及商旅。復遣大兵一艘。寄泊於巴士羅拿。船名愛力薩伯特。

考甫曼撫吐  
谷壘

俄師之留戍基發者。爲吐谷蠻匪黨所擾。俄師擊敗之。遂降其衆。獲牛六千頭。考甫曼與之約。使納歲幣。然後釋之。俄師之陣亡者。軍帥一。武弁二。軍士八。受傷者。武弁三。軍士五十有二。

日斯巴尼亞兵曹。請增兵萬人。援剿湯高祿餘黨於愛斯台拉。從之。

湯高祿猖獗

湯高祿餘黨分兵擾攻斐阿那鎮。陷之。遂縱火焚諸城堡。大肆擄掠而去。

按斐阿那屬於日斯巴尼亞之納瓦拉部。

湯高祿餘黨分兵竄擾瓦稜薩。土匪枯喀喇率二百餘衆歸之。遂導之攻撲愛力堪特喀斯台隆諸郡邑。

湯高祿餘黨分兵擾攻斐施里唵城。日斯巴尼亞守將以衆寡不敵。率本部兵降之。

湯高祿日益招集流亡。莠民望風歸附。部卒四萬餘衆。降卒半之。與日斯巴尼亞官軍會於納瓦拉部。約期決戰。

德英兩兵船所獲之賊艘。既歸諸英。英軍帥遷之於直布羅陀海口。亂民怒。尅期請戰。英師嚴爲之備。亂民畏英之強。卒不敢爭。



日斯巴尼亞兵曹。以營律廢弛。軍士多不用命。請嚴定軍政。科以死罪。議官不從。遂偕各部乞休。

古巴潛助湯高祿

古巴島向屬於日斯巴尼亞。茲以其國事多艱。且不欲猝更民政。因有島商釀資。潛助湯高祿。欲其於得國後。許其自立爲國也。

荷師進逼亞齊。亞王懼。定議內禪。而使請屬於荷。

吐谷蠻輸幣於俄

基發既請成於俄。償軍費二百萬羅薄。其吐谷蠻土酋之曾與俄敵者。俄人亦責償三十萬羅薄。酋衆不可。仍數侵俄師。俄擊之。酋衆屢北。乃使乞降於俄。輸幣如初。許之。

日斯巴尼亞屬喀爾他堅拿城。倚山枕河。地當衝要。向以重兵守之。今爲亂民所據。官軍由陸路進剿。猝不能下。而河道間復無兵艘以爲之援。軍

士皆觀望不進。

日斯巴尼亞義斯德勒馬都拉部之邁里答城居民。藐法抗稅。管官催征嚴厲。遂相率爲亂。日分軍剿之。

日斯巴尼亞復撥官軍兩營。追剿湯高祿於加達魯尼亞。屢爲所敗。傷亡者四十餘人。

湯高祿連陷  
日城

湯高祿餘黨。攻撲阿里奎城。陷之。其相距四十中里之本爾西亞郡民。相率他徙。避亂也。

按阿里奎屬於木爾西亞部。

湯高祿餘黨。由瓦稜塞竄擾亞拉岡部。劫掠村鎮。過者爲墟。

湯高祿餘黨。分兵攻撲佈耳果斯城。屬古喀斯提耳部陷之。

日斯巴敗湯高祿

湯高祿餘黨營砲廠於阿來梭鎮。以討軍實。阿來梭屬納瓦拉部日斯巴尼亞官軍敗湯高祿餘黨九百人於瓦稜塞。餘衆遂遁。分竄亞拉岡部諸郡邑。

日斯巴尼亞喀斯台隆部領邑四。邑人喜更民政。比戶格遵朝命。餘則黨於湯高祿。有欲推戴爲王者。管官慮其潛與之通。謀爲內應。下令城鄉村鎮。相率戒嚴。

日斯巴總理宣諭

日斯巴尼亞各部總理喀士特喇兒爲衆所推。既視事。遂語於衆曰。我國三十年前。湯高祿之父謀叛。兵連禍結。剿撫兼施。時則議辟臨朝。將士用命。兵精糧足。所至立功。曾不踰時。遂平大慙。今則帑儲告匱。軍實未充。統帥無將才。士卒不用命。亂民起於野。朋黨訟於廷。而登卡洛斯遂得大肆猖獗。若猶是泄泄沓沓。不思踴躍圖功。亂事日滋。當有甚於此者。歐洲諸

英人不還所  
獲亂民船於  
日斯巴

國將不以友邦目我矣。尙其日思其艱。各共厥職。以宏濟於艱難。既視事之明日。復誠於衆曰。將欲掃除羣醜。以奠邦國。必先討軍實。而寄軍令。乃能効命而忘勞。方今營律廢弛。兵不奉命。尤宜先飭軍政。不惡而嚴。自今以後。將士有不從令者。殺無赦。又丁男之及年歲者。應照章掛名軍籍。充當練兵。如有規避他徙。及父母溺愛。縱令遠游。以期免役者。罰鍰五千辟薩他。其各播告於衆。咸使聞知。毋貽厥悔。衆曰諾。

英兵船之寄泊於日斯巴尼亞者。以所獲賊艘一及德兵船移送賊艘一。拘而禁諸喀爾他堅拿。繼又驅之直布羅陀海口。日水師兵曹數請之。英軍帥葉爾威頓曰。是不難。請以五百軍衛其船。庶不復爲賊人所得。且不佞奉命於此。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亦不能私相授受。以速官謗。俟

請命報可。而後歸諸執事。何如。

法人接濟湯高祿

法人以輪艦裝運軍械。潛濟湯高祿餘黨。爲日斯巴尼亞邏驢所獲。而法人執公法以爭之。遂遷其船於浮羅耳海口。

英人轟焚喀馬

英水師統領派令小輪船二。小舢板數隻。駛赴金岸內河名勃喇河者。沿河測量水道。爲阿珊的人所敗。銃斃兵丁一。受傷者二十人。統領亦受重傷。途遇喀馬族人。埋伏於河邊樹林間者。亦與擊焉。船沈其一。餘船逃回。次日英兵船以巨砲轟焚喀馬人聚居之地。爲之一空。

英人以金岸進剿之師。兵力寡弱。不足制勝。俟倭爾斯利所督全隊到援。合兵深入。

日斯巴尼亞與湯高祿決戰

日斯巴尼亞官軍一萬人。與湯高祿餘黨萬四千人。戰於施羅薩。互有殺

傷。湯高祿獲官兵二百三十人。傷官兵三百餘。得砲二尊。

按拖羅薩屬巴斯克部

湯高祿之父登約翰。由法國至日斯巴尼亞。

日斯巴尼亞官軍圍攻喀爾他堅拿城。久不能下。亂民四出剽掠。與湯高祿暗訂和約。夾攻官軍。

日斯巴尼亞亂民以所獲兵船二。駛赴阿基拉斯鎮。採辦糧食官軍以兵艘緝之。不獲。英水師統領葉爾威頓。亦以兵艘擊之於阿基拉斯。防剿掠而衛商也。亂首懇特利拉士函告葉爾威頓曰。執事領兵於此。亦不過爲局外之國。何心強與他人事乎。統領以衛商謝之。

荷蘭進攻亞齊。薄其都城。城內居民二萬五千人。亞齊通國之兵。號稱八

英兵船助擊  
日斯巴亂民

萬人。

按亞齊兵額無八萬之多。恐亦兵不厭詐之意也。至荷蘭所屯南洋各島陸兵。計二萬九千人。

日斯巴尼亞議抽點生力軍八萬人。以剿湯高祿餘黨。而喀塔羅尼阿部人多避役。

登卡洛斯進攻拖羅薩城。官軍逆却之。

日斯巴亂民  
剽掠

日斯巴尼亞喀塔濟訥城亂民。於西九月二十日。率二千人。潰圍而出。官軍逼之。復退入城。亂民又遣兵船往阿基拉斯掠糧。刻運回羊一千五百頭。豕五十頭。牛十二頭。馬二十匹。錢八萬五千烏魯亞爾。卸空後。復駛往愛力堪特城。遣人謂守土者曰。速濟軍儲。稍存觀望。則施火器。焦土爾城。

喀馬助亞珊  
的攻英

以民爲炭矣。英水師提督兵船尾其後。以正言拒之。

英師進攻阿珊的。遇伏小却。喀馬拖科那的黑人千五百名。攻英昔懇的  
兵堡。守將扼險。以巨砲擊之。各鳥獸散。英人擬捕勦其巢。遣兵船二號。駛  
往三處。以開花火彈摧燒之。至施科那的地方。船不能前。登陸進攻。復遇  
伏於半途。英軍敗退。

英兵部派兵船運載營造輪路之鐵條。駛往亞非里加西岸。以備造成輪  
路。進攻阿珊的。

日斯巴尼亞截擄湯高祿。運載輪船一號。刻復釋之。

俄副將軍方得弗利特。於西八月二十九日。自基發馳回俄國。九月十五  
日。至力發氏阿行在。呈和約條款。請俄王署押。



荷蘭義勇。皆自詣軍門投効。願攻亞齊者其類甚雜。爲法人英人瑞典暨各國人。語言各不相通。荷議院曰。我國進攻亞齊。黷武甚矣。且背約者非亞齊。實我爲僞使所愚。致背前約。其屈在我。於亞齊何尤。

日斯巴尼亞。新募生力軍三萬人。日加訓練。以備征調。

日斯巴敗湯高祿

日斯巴尼亞官軍。擊敗湯高祿餘黨。拖羅薩城之圍解。餘黨復揚言曰。我軍非戰敗而奔。擬往壞他處洋槍廠耳。湯高祿餘黨復困北境拯耳克城。日斯巴尼亞遣官軍六千。備火器。持餽糧。破圍入城。軍勢大振。

日斯巴亂民攻愛力堪特

日斯巴尼亞亂民鐵甲船三號。自卡場濟訥開行。一名門得刺奴納刺。一名奴門希亞。一名佛耳南卡安利。駛往愛力堪特城。是城有德英法兵船環泊。賊船擬環砲攻城。德統領欲阻之。而英法統領莫之助。二十七日賊

遂攻城。歷二時半。飛彈入城。計五百餘。守城軍士。以砲擊船。其勢甚銳。賊稍挫。復退保卡塌濟訥城。賊艦兵丁水手。半以圍中人充數。事非素習。故難取勝。是役也。守城死事者計八人。而卡塌濟訥亂民。猖獗如故。守城兵士。病者甚衆。兼有降賊者。

日斯巴尼亞亂民之攻愛力堪特城也。英人羈留日兵船二號。至彌月之久。日海口無船堵禦。以致賊艇橫行。及賊攻城。德統領擬拒賊。而英人復以局外謝之。置若罔聞。故日人咸歸咎於英。

英屬亞非里加西岸官軍。與阿珊的土人相持。土人不勝遁去。英屬亞非里加西岸巡洋船。獲法美商船各一號。罪其私售軍火於阿珊的也。

英人不助日  
斯巴

湯高祿屢敗

荷蘭擬於西十一月晦日。簡閱師徒。進攻亞齊。步兵七千一百九十名。泰西人隸軍籍者三之一。餘爲南洋土人。暨亞非里加黑人。

日斯巴尼亞官軍。擊敗湯高祿餘黨。於薩拉葛沙。斃七人。傷五人。俘二十三人。又敗之於法爾斯。斃十五人。俘六十人。

湯高祿擬於哀斯得拉城境。重收餘燼。以拒官軍。旋復遁去。官軍遂入城。將軍摩利阿納斯。復追至普恩特累納。擊斃一百人。傷五百人。俘三十六人。所獲軍械無算。官軍亦傷二百一十人。死事者二十人。

湯高祿自他國購運子藥九十萬。來福槍四千枝。砲六尊。至日斯巴尼亞北岸。

湯高祿同黨不和

湯高祿所署僞將軍阿勤分所。暨其弟薩巴爾斯。同握兵柄。刻因事有隙。

互相疑忌。不務進攻。故官軍屢勝之。湯高祿之父。以其子勢益窮蹙。懼其無成也。刻擬旋法。

日斯巴尼亞亂民佛耳的南卡得利鉄甲船。暨砲艇一號。駛至加路卡鎮。掠糧無算。並洋錢五千圓。適風浪大作。未能運歸卡塌濟訥。

日斯巴尼亞北岸湯高祿餘黨云。近日我軍未嘗失利。官軍屢以捷聞。諱敗爲勝耳。

英武備院造運軍械赴亞非里加西岸。以備進攻阿珊的。

亞非里加西岸。有荷蘭法國英國商船。私運舊式洋槍。暨軍械火藥。沿港轉售阿珊的人。英王頒示各海口嚴禁。

美屬摩得訶紅苗戕官。美兵討之。獲其王暨部長皆伏誅。

荷法商船接  
濟亞珊的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率步兵一千二百人。馬軍一百人。砲二尊。攻卡他奴尼亞邦榮桂拉鎮。歷三時不下。始退去。守屯官軍僅三百人。未幾。湯高祿復帥衆三千。攻安叵土卡。亦未能下。

日斯巴與亂民水戰

日斯巴尼亞兵船與亂民兵船。戰於卡場濟訥海口。亂民鐵甲船計四號。日水師提督羅波鐵甲船一號。木兵船六號。亂民兵船。戰無紀律。羅波泥於成法。亦乏奇正相生之妙。兵時。亂民大鐵甲船。幾爲官軍所獲。忽有法兵船駛至。機器損壞。橫亘其間。賊船遂乘機遁逃。賊之副首領名摩雅者。斃於砲。越二日。賊兵船復駛出海口十餘海里。羅波將以錐觸其船。賊振拖回向之。官軍船遁歸。賊船追之不及。乃返。官軍船退至支佈勞登。水師兵部尙書馳至軍前。統其衆。

英人阻日斯  
巴亂民

日斯巴尼亞亂民鐵甲船四號。駛往阿倫西亞。掠糧以濟喀塌濟訥之需。夜行海間。奴們希雅船。誤觸佛耳的南卡得利。人船俱覆。十九日抵阿倫西亞。僞統領告英駐水師提督。擬大掠村鎮。英人曰。如爾輩欲以砲火攻城。須先四日。傳告居民婦女老弱。避於鄉間。逾期會戰乃可。僞統領遂沿海剽掠商船。於二十一日。大索而歸。擄商輪船四號。於一號上增置砲位。以充戰船。日斯巴尼亞水師兵部於二十一日。率所部駛往喀塌濟訥。日斯巴尼亞外部。謂我國日前喀塌濟訥之戰。幾獲賊船。適有法船橫亘其間。致賊遁去。近更有法公司輪船。運糧以濟亂民。且法駐喀塌領事。亦左袒之。是法人助亂也。

按法將復波旁朝。湯高祿亦波旁之裔。日南境平。必併力北攻湯高祿。

故法人不欲亂民之敗。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餘黨。於阿爾薩利。疊獲小勝。日官軍仍并力拒之。

俄與基發復  
訂新約

俄與基發新定和約。一阿某大雅河右盡割與俄。按河右以湖爲極。紆而爲支流。爲汊港。今俄疆直過港岸。復沿湖至阿爾戈山。迤烏斯悅爾特高原。以阿斯波厄爲界。一償俄軍費二百二十萬烏魯伯。因基發地瘠民貧。難償鉅款。展限二十年。每年歸百分之五。永爲俄國外藩。

俄撤屯後。基發族部謀亂。燬烏斯伯克城。計屠波斯奴一千六百人。負固絕朝請。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收合諸軍。勢復稍振於北境。哀斯特拉城連營

十九。日斯巴尼亞額兵八萬人。擬廣十三萬。募民之及歲者。

湯高祿餘黨。自他國運到洋槍五千枝。子藥一百萬。於日斯巴尼亞北境。與官軍相持。

土耳其爲亞齊請成於荷

土耳其王致書荷蘭王云。亞齊與土同教爲兄弟之國。庇宇下久矣。近有大國之師。不自量力。敢爲請成。存其土地。亦館人之屬也。荷王報之曰。爾人倡亂。我故伐之。亞齊實爲戎首。大國既與同教。何惜一紙書。勤其悔過自新。我師將不戰而退。舍此有戰而已。不知其他。

阿金助英

阿珊的與英人相持。其鄰部有阿金番王者。統兵二萬人助英。軍聲大振。阿珊的王率兵三萬二千。將逆英師於海岸。

日斯巴尼亞北境官軍。與亂民相攻。戰時。湯高祿偕其妻女從壁上觀。



美助古巴爲亂

日斯巴獲美船

日斯巴尼亞兵船獲美民船輪一號。共載百三十五人。係往古巴島助匪爲亂者。守官治以盜律。西十一月初七日。鎗斃其船主一名。餘黨二十六名。初八日。又斃十二名。美國聞之怒甚。即遣兵船至島。與守官爲難。並知照駐美使臣。日懼。乃自引咎謝之。

土耳其攻拉赫

土耳其以兵攻阿倫比亞拉赫氏族。初英人所屬紅海之哀恩地方。石田不毛。賴拉赫氏運糧以齎。前經英相拍麥士敦函止土國曰。紅海之中。君自治之。口以外勿侵吞也。刻俄人既背前盟。兵船及於黑海。復說土國於紅海外界。恣其鯨吞。土人於是有拉赫之役。

英阻土伐拉赫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與日官軍戰於哀斯特拉。互有殺傷。土耳其伐紅海拉赫氏之師。爲英人所阻。撤回。哀恩之嫌遂釋。

英勝亞珊的

英人自西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以兵攻阿珊的。屢勝之。摧燒數鎮。阿珊的人退保內地。英以師從。

德造鴿房備  
法

德兵部於瑞拉斯伯克城內。造鴿房一區。內蓄鴿五百頭。備法軍圍城。以傳警報。

日斯巴尼亞官軍。進逼喀塌濟訥城。環以砲台。居高臨下。以砲攻之。並以兵船橫截海口。嚴禁商船。

喀塌濟訥亂民。截掠德商財貨。約值二萬五千伯塞地拉。索之。靳不與。乃訴諸德駐喀兵船。德官遣入謂之曰。如不我償。請試吾砲。亂民懼。賞其資以謝之。

日斯巴尼亞叛臣湯高祿。與官軍復戰於哀斯特拉。官軍稍却。

湯高祿建造槍廠三所。每六日造成一千枝。

日斯巴尼亞阿倫西亞部磨勒拉城百姓。見湯高祿黨至。開門迎降。官軍退保內城。

英屬亞非里加西岸將軍上書兵部云。以上兵攻土人。猶以水濟水也。請發勁兵爲後援。英廷從之。西十月二十七日。英兵進攻。小有斬獲。阿珊的王退保喀馬西都城。

美水師兵陪飭兵船四十九號。共架砲六百四十三尊。駛往古巴。以備攻取。島間戒嚴。

日斯巴尼亞官軍攻喀塌濟訥城。毀城垣。壞廬舍。死傷甚衆。意駐喀水師提督。爲請於日斯巴尼亞將軍。俟老弱童婦。遷避鄉間。再攻以砲火。許之。

美人謀攻古巴

亨都拉斯亂事

中亞美利加亨都拉斯國內亂。其叛民以美輪船運載兵丁暨火器藥彈。駛往軍前。戍兵嚴禦之。未能艤岸。遙泊於阿士并倭爾。美駐境兵船。疑其踪跡詭異。就而擒之。

英人攻阿珊的。疊獲勝仗。擬進兵入喀馬西。直搗其巢以懾服之。

日斯巴攻喀場濟訥

日斯巴尼亞官軍。於西十二月初七日。攻喀場濟訥。彈飛入城者。計三百十四。內一開花彈斃十三人。傷無算。亂民還攻。砲彈討一百二十一。復置船砲於岸以擊官軍。更揚言曰。二月之內。糧未盡。力未窮。官軍其如我何。日斯巴尼亞北境勦賊官軍。一萬四千。擬亘山綿海。絕其餉道。蓋湯高祿之軍儲火器。皆取資法國。水陸並運。刻爲官軍所乘。其勢愈困。

日斯巴絕湯高祿餉道

日斯巴歸所從美船

日斯巴尼亞以所獲美民威支尼斯船歸諸美國。和議成也。而古巴島民

猶屈強。守官諭之曰。船一日不歸。禍一日不息。倘吝而不與。美師猝至。島無勁援。何以禦之。

荷蘭兵船。進攻亞齊。軍中瘟疫流行。死者甚衆。時亞齊傾國之兵。約七萬人。亦勁敵也。

荷人攻克亞齊摩薩斐砲台。復克可他畢拉克砲台。荷人死事者六人。重傷者二十八人。亞齊戰歿者八十五人。荷統帥建大將旗鼓。率衆長驅。軍於內地。

日斯巴尼亞官軍。既斷湯高祿餘黨糧道。復敗之於脫落沙城。

日斯巴尼亞以巨兵船封塔濟訥港口。餘黨餉道遂絕。復駕小艇。往來淺灘。運糧以濟。時圍城軍士七千五百人。多感寒熱之病。城內亂民糧儲

日斯巴尼亞  
民餉道

尙多。而藥彈告罄。十八日。藥庫復火。

歐洲諸大國。以日斯巴尼亞。內亂未平。皆不齒於國。

日斯巴尼亞既歸。所獲美民。威支尼。斯船於美。並還其人。

英人與阿珊的。兩軍相持。阿珊之衆。已潛渡拍拉河。退保內地。阿王復自喀馬西帥師六萬。禦之河上。

阿珊的禦英

荷人復敗亞軍。亞軍退保西岸。攻克拉屯城附近之砲台。亞王將議捧圖籍。封府庫。舉國出降。

古巴島有輪船一號。駛至海濱。戍兵以爲商也。艤岸之際。踴躍而登。軍械鮮明。遽攻日斯巴尼亞官軍。官軍猝及不備。斃者二百人。被擄者百人。遁去者百餘人。

番衆降英

阿珊的王潛渡拍拉河。堅壁以老英師。而各族番王降於英者曰衆。其喀馬西都城。距金岸約三百中里。

日斯巴尼亞將軍摩利阿訥斯。擬截湯高祿北境餉道。刻反爲所乘。欲潛師退去。而餘黨遣萬騎邀之。進退不能。乃飛調本國輪船十艘。擬泛海道歸。

五洲三十年戰史

終

光緒二十九年陰曆一月十五日印刷

定價大洋八角

光緒二十九年陰曆一月十九日發行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惠福里第五十一號

著者錄  
發行  
者  
錄  
作  
新  
社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惠福里第四十九號

印刷所  
作  
新  
社  
印  
刷  
局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惠福里第五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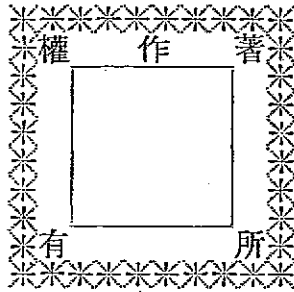
總販賣所  
作  
新  
社

上海棋盤街

販賣所  
普  
通  
學  
書  
室

上海四馬路

同  
開  
明  
社





#7  
282103  
(2)

282103  
21

